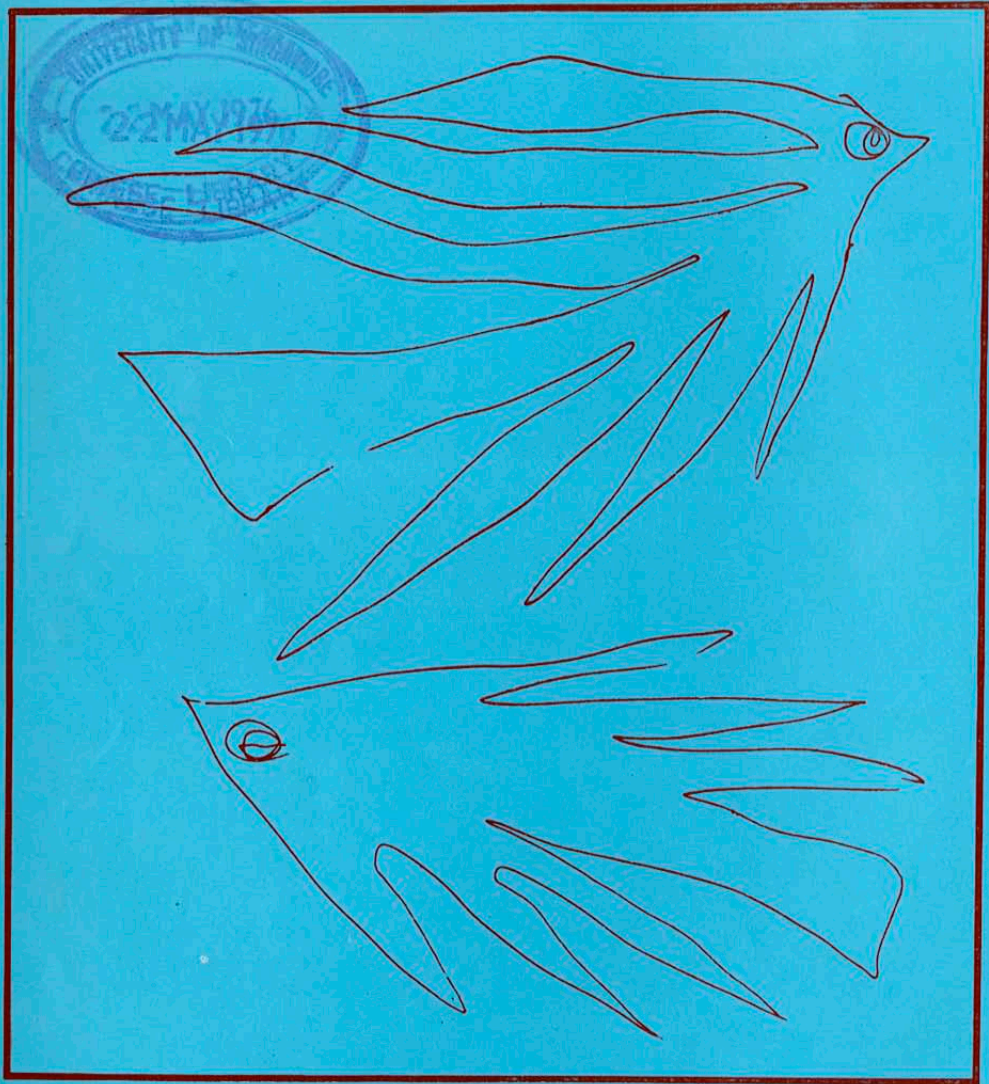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二七九期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9期 ● 一九七六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詩

- 掛劍記·溫瑞安·43
叩門·沙 禽·47
山水哲學·王潤華·
觀羅千佛寺·海 涼·52
琵琶曲·余中生·55
風過葉下·陳文立·56
戀痕·湖邊·公園·紅白·58

■ 論述

- 詩經中的桑樹研究·李南發·60

■ 散文

- 一個瘋狂畫匠的獨白·子 木·67
歲末隨筆·梁紀元·70
關窗與開窗之間·陳政欣·73
雨在五月潑打着·周清嘯·74

■ 電影劇本

- 野草莓·英瑪柏格曼著·李南衡譯76

■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七九期

目錄

■封面畫·丘瑞河作品

■小說

一個盜神的魂·紀小如·4

墳場那條路·張瑞星·13

布娃娃·落葉·17

新婚之夜·Tommaso Landolfi著·凌高譯·20

■專欄

秋聲樹樹(學與思)·鄭百年·23

春分(閒思錄)黃潤岳·29

■隨筆

「半生緣」隨寫·邁克·31

■書評

這種不屈的眼神·張瑞星·33

■評論

宋子衡的「五仁金腿」·游亞舉·36

■詩譯介

許多懷戀·何榮良·39

一個女妖神的魂

一隻魔爪死命的嵌緊琦琦蒼白的小左手，拖着她向前行走的那股壓力發狠的顛簸起她的步伐，身子不由自主前後後的搖幌起來，像一頭誘敵的蛇身，吐着紅舌竄頭竄尾的擺動着。琦琦下意識用驚異的眼光瞞瞞魔爪的主人。青筋暴現的大掌，在肌肉巨力的伸張中，不安協的錯雜線條凹凸不平的起伏不定，長長的青蚯蚓似長長的已脹，蠕動着開始動搖的地理形勢。偌大的鼻子襯托着一幅獅子臉轉過來，一頭刺帽伸彊的亂髮，扇形的隨風開着。琦琦仰望着那副憤怒的獸臉，極力的併出一句話：「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像一個達至演奏會高潮、在嘶聲吶喊中失去氧氣供應的歌手，琦琦說完了話，隨着搖動中略帶小跑的身軀呵呵喘息起來，一種窒斃的感覺停在鼻腔開，兩葉鼻洞似伸展過多的氣球，漲澎澎隨時亦準備爆裂。他沒有回答她，他只是一頭適於發施命令的獅王。他繼續用膠結的動作勒緊那隻蠟軟的小白手，讓過度灌滿海岸的怒潮淋浴自己，引導自己遠離後面那扇大門。那扇嵌着五顏六色玻璃似水晶般純澈的大門，一張聖嚴且顛巍巍的大開門戶，露出裏面的一屋肅穆！屬於大門的建築物，瘦兮兮的展着尖尖的屋頂，放浪的刺着天空。頂脊立着一具用嚴肅的幾何度數側量過的十字架，黑黝黝的軀幹，似魔鬼殘缺的四隻爪牙，抓着流滿創傷的蒼穹！有一天，他陰惻惻的想，他要用一條會爬的蛇繩拗過那斜斜的屋脊

，把頂上的十字架塌碎，插上一幟四方方的勝利的黑旗，旗面是一幅閃着冷光的寒氣的白色骷髏，配一張令人震慄的青牙密佈的血口，把屋宇裏的座椅佈上紅彤彤的炭炭頭，跪膝的板面，換上一堆牀釘，讓那些虔誠的教徒流着血絲狼狽的逃開！乾脆一點，左手一隻沉甸甸的黑鏈，右手一柄惡狠狠的鐵錘，把那座建築物一片一片的拆下，片瓦不剩。

兩旁的白楊樹披着喜癡土的髮葉，性格的狂舞起來，撲滿了一天的黑爪子，正做着無可遁逃的守衛。有圓型的病臉，似敏感的响導彈嗅着他們腋下的狐臭，毫不鬆弛的緊緊朝後追來。他們跑過樹下，它一臉蒼白跨過枯爪密佈的樹梢。他們奔過草原，它停在上空，光明正大的追覓起來！他迷惑的注視着渡過空際的月色，嫦娥的視線跨過宇宙，撲過每秒七哩的大氣層，降在紅色喧鬧燈和綠色田野的溪流間。嫦娥，妳好嬌，妳不會是孤寂，妳不會是碧海青天夜夜心。記得婆婆？她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她告訴他神化故事，然而他要和外公去深山探險。外公只會叫他在床上翻跟斗，在沒有荊棘的草地上打滾。他不要，他不要古老的長江畔，他或者要密西西比河，要和馬克吐溫的頑童在河岸上叛逆。琦琦，妳知道嗎？我們是很叛逆的。我們是不信任科學的，然而我們必須回到實驗室去。琦琦，如果我畫圓圈，我只要找一個固定的圓心，然後找一個固定的半徑距離循着那圓心在周圍畫上許多點點，然後再把那些點點圍圈起來，就是一個圓圈。琦琦，這些點點是叛逆的，所以我畫圓圈，不用傳統的圓規。琦琦，妳明白嗎？琦琦——

「停一停好嗎？我實在跑不動了！」琦琦猛力掙開巨力的獅爪，割斷那股朝前的衝力，不妥協的繼續喘息起來。天上的病臉把她瘦兮兮的軀幹黑黑的搭棚於地上，只是顯得更加削瘦。這兒是靜中帶動、暗中帶明的無人之域；極目處，是無生氣的大樹枯爪撲滿蒼穹，割碎了黃澄澄的月色。琦琦的喘息聲在寂靜中顯得格外刺耳，像他看過的生理實驗電影中經過揚音器誇張的腎胃跳躍聲。「琦琦，妳的喘息聲好性感。」他心中暗暗地想。琦琦，妳的喘息聲使我想起印第安人的鼓聲，還有胡笳，它們劃破了兩族之間的隔膜，敲碎了征服火星的叫嚷。琦琦，在我住的那間似鴿籠的小樓房，每晚安息時都聽到隔壁那對年青夫婦發出的喘息聲，夾着一陣陣的異音氾濫着我的夢。琦琦，我不會唐突的把這些告訴妳，因為那會冒犯了妳和聖經之間訂下的條約，妳是虔誠的。然而我一點也不喜歡妳用馬太福音來教訓我，琦琦，妳知道我根本不會賣那些成年臭豆腐的賬！

「我們到前面去坐坐。」他換了一隻溫柔的手拉着她向前面的小碼頭跑去。琦琦的手腕因為剛才長

久的嵌飾而接出玫瑰幹刺人的赭紅，像一個燒紅的手鐲套在那兒。琦琦用別一隻拿着聖經及樂譜的小手攤開手帕，抹吸汗網密佈的額額，透明的白軌在月色下溼溼的的伸展，像九梵後流下蠟身的廢燭，帶着滿月垂練的精華被吞食在小手帕的浸泥中。琦琦，那對青年夫婦在和妳一樣急促的喘息後，也會在浪花的海額上撤下交錯的汗網，然而我知道他們總是懶得去抹拭它，他們會沉沉的死睡過去，讓熱氣的蒸發使它們消失在無可宣洩的黑暗中。

他粗暴地從她的手中奪過手帕，微微填補內疚和過錯似的繼續替她撒開汗網。琦琦的臉型是這麼的小，他相信自己只要極力的張開手掌，就能把她的面目五官不清地揉碎。他沿着面頰抹到小頸上，微微地電觸到她披在胸前的一縷蛇髮。琦琦，妳的髮好軟，妳一定用了使它軟化的洗髮水，我真想伸手觸觸它，或者把臉埋在那兒，把唇貼在那兒，把視線封閉在那兒。琦琦，我看過史坦貝克的一本書「鼠與人」，書裏有一個大個子有一種喜歡觸摸任何毛絨絨的物體的怪癖，他把鼠屍和小狗屍體放在衣袋中，以便隨時觸摸它，他還喜歡摸兔子，後來他摸了一個女人的髮，那個蕩婦尖叫起來，他於是伸出巨力的手掌掩住她的嘴，在還沒有將她的下巴揉碎時她已經窒息而亡。琦琦，溺愛過度總會導至相反的效果，所以讓我替妳拭拭汗，我也要憐惜憐惜妳，琦琦，像妳拋給我的愛心，它們總是多得會甜甜的焮死我。然而琦琦，我不要摸妳的髮，雖然我知道妳不會蛇舌惡毒地吐出一個五線譜也寫不下的高音符。

他覺得自己的手像一隻魔爪附過一個純淨無辭的初生嬰孩的臉上，極力處，留下一條條橫爬的血絲。他不自然的抖索了一下，停止抹拭。琦琦抬起瞇眸，用視線的投射勒住他的形象，隨後又是一句話題的軛子奪過來：「告訴我，剛才你和老教士發生了什麼衝突？」

「哼，我只不過要他和我說話時，把他那副傳道的狼狽和慈祥的外表血漬漬的撕下來！」他想起當自己步入那間尖尖屋頂的建築物時，放肆的走向懺悔的那個地方去。一個小得不能轉身的地方，外面掛着簾幕，倒像是橫巷專賣狗肉的小牌檯。紅紅的簾幕幌動着最艷冶的誘惑，裏面像有一個妖嬈的裸女飢渴的等待着自已。他掀開簾幕，只看到一個禿頭的老公公挺着白蘭地大肚坐在那兒，胸前掛着驅邪驅鬼的十字架的殘肢，紅白相間的大衣像龍袍一樣披在身上，一副神聖不可冒犯。他無可奈何的在死氣沉沉的木櫬上跪下，只比別人矮了一等。老公公推推顯微鏡的近視片，目光凝定，集中焦點，把他看成鏡片下變形的怪物。就這樣構成了半痴半呆的「宗教」的眼神。他只記得自己說了一些不够聖嚴的話，老公公於是把自己裁定成犯了天誅地滅的罪人，然後開口耶穌基督，閉口阿門，滔滔不絕的用聖經上的爛條

破約發揮他的教誨主義精神。琦琦，妳實在不該勸我去做什麼懺悔。琦琦，妳知道我永遠不會和妳的馬太福音妥協！琦琦，當我和那老公公糾纏了幾分鐘，我就忍不住起身走了，焦躁的一同把妳帶離那塊污蕪的焦點。

他把琦琦引到小碼頭盡處坐下。幾棵白楊樹在遠遠的地方露出葉叢掩遮不住的下半截半裸身軀，白天他們挺秀得很，夜晚却是踉蹌不堪，也許他們永遠不會嘗試和觸目皆黑的世界妥協。有一些濃濃淡淡的雲團，它們離天很遠，然而却抱着一層肅瑟和隔膜去擁吻月亮，那副蒼白的病臉顯然不歡迎受打擾，每當雲團逼近她，她就扮出處女的羞恥和反抗，惡狠狠的吐下一地黑涎！極目處有一條河淋漓着月臉和小碼頭生滿疙瘩的跛脚，隨着白臉姑娘善變的喜怒，河倏忽像一條璀璨璨璨的白蛇竄着，倏忽幻滅成連綿的黑暗，創傷成一條藍藍紫紫的長長爛瘡。河水孤獨的流過，那長長的臉無邪却醜惡的扭曲着——萊茵河？

「偉大的貝多芬和命運交响曲！」他噴出興奮的顏色，轉過臉向她警督：「有人說貝多芬到死還保持完美無缺的童貞，妳會相信嗎？」

琦琦盤着兩腿蹲着，像一頭剛剛誕生尙未睜眼的小貓，輕輕的觸一觸牠也會引起驚慌不定的瑟縮。那紙紮的肉軀，不真實的像隨時亦消失的蒸溜水。琦琦總是正經得像一個不信邪不觸黃色的菩薩，她總不願意在喜怒笑罵中把古今中外名人像泥一樣蹂躪，她亦不是作狀界人士，她總喜歡唱那些淺庸得能用六絃琴和音伴奏的聖歌，每天清晨五點也不忘作早禱。她閉上眼，像睡在甜甜的睡窩中說：「主說——」

「閉嘴！我要警告妳多少次，妳才會禁止自己用聖經中的破銅爛鐵來教訓我？」他厭惡的用食指在空中劃了一個十字架：「聽！只要我說：主啊，我是哈八狗，我要像尋找骨頭一樣的追隨您——我亦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嘿嘿。」

那頭小貓震慄的瑟縮着沉默的身軀，像受到了極嚴酷的電觸。也許不用痛徹心扉的肉飾，只需母貓呵責的尖嘯，亦能叫她不由自主的嵌出恐懼，嵌出升飛的靈魂！琦琦，他心軟的輕喊她的名字，有求恕的意味。琦琦把她的脖子緊緊的縮着，瘦兮兮的頸亦消失在死結的蟋蟀中。琦琦，妳只喜歡純純的白。琦琦，妳必須放棄馬太福音和死氣的白色！聖潔是好的，然而我不要妳的白色滲雜着吊帶的悶濁。和妳在一起，妳總是默默的翻開妳的聖經，湮盡妳我之間的通路。琦琦，妳必須在實驗室的外面等我，在「

麥克佩斯」和葉滋之開等我。琦琦我正在嘗試取消夜總會和紅色的交溝。琦琦，昨晚我和呂德、廣美、冲冲他們帶了一個女學生接進夜總會和紅色之間。琦琦，妳要明白，我是被強迫着去的！我看見夜總會的門戶血牙滾動，忽縱忽現的招牌鐵青着臉，狂舞的羣衆張牙舞爪，還有一粒超音的定時炸彈在搖滾樂器之間等待爆發。舞台上有一個扭着蛇腰的徐老伴娘穿了窄得隨時亦開花的三角褲，露出糖製的乳房，用一種五角星的紙遮住兩座山脈的頂峯，展出最狼誘的動作，刺激那些早已看厭的麻痺的人體。四周的人各自喝酒跳舞，對那一團旋轉中的肉球視而不見，所謂五根清淨，原來只是一些作狀界的和尚！

「大考離現在還有多久？」琦琦像一根嫩黃的牙苗，儘管對世界有太多的恐懼總忍不住伸出頭去瞥一瞥。她這樣蜷縮着抬起懦畏的視覺時，就像田裏冒出的菜花，羞怯得可愛。

「兩個月。」那頭不解溫柔的獅子在懶洋洋的陽光下，吼了一個半月的限期！琦琦，兩個月，六十天的實驗室和原子分理，而我依然逃不開夜總會和紅色的引誘。琦琦，我必須戴上那個學位的帽子，雖然那樣會使我變相，也不似自己。琦琦，妳必須爲我忘掉妳的聖經，毀掉妳的白色。翠綠不好嗎？紅色不好嗎？還有藍，初誕的嬰孩腫胖的藍。琦琦，呂德把那個女學生放肆的撲到舞池中去增加兩條蛇腰的狂扭。廣美和冲冲找了兩個伴舞的也在折騰着身子搖曳。那些可惡的舞女抖着粗線條的外型，自以爲性感的用持久力和顧客僵持着動搖的局面。把這些人推到鷄棚去，變化不出喜怒哀樂的面目將和鷄險一樣使人難以分辨。琦琦，我抱着暫時的獨身主義一個人坐在黑黝黝的角落。我還在想那六十天，氧化碳的味道，二氧化碳的顏色，把兩種不知名的酸水滲在一起就變化成可愛的澄色，像可口的飲料，然而那比眼鏡蛇的毒汁更會消化人的腸胃。實驗室中的藥味、引誘和陷弄，永遠像人頭腦清醒。琦琦，夜總會是混濁且令人窒息的，那些曾經畫好藍圖使誕生的人工臉，又冷又硬。琦琦，我要逃出來，然而在外面，妳總是用幾十個十字架的錯雜線條來封閉我的路。

琦琦望着面前白茫茫的月色，揉一揉眼，她不屬於紅色世界，她只要冷場的生活。琦琦的肩膀直挺挺的橫跨左右，像木架的搭棚，如果把一尾十磅的大魚扛在她的肩上，可能會壓得她跑不動。琦琦，八歲的時候我有一個很愛我的姑姑，她一天到晚抱着我去園裏採南瓜，摘豆莢，或者讓我騎在她的肩上去接葡萄架上的纍纍果實。琦琦，我是早熟的，那時我已知道異性之間的分別是什麼。姑姑有時教我唱歌，讓我用手在她的大腿上打拍，我狂放起來時，一隻無意的手總會拍在她軟綿綿的胸前，然而她總是不

在意的的大笑。琦琦，姑姑的肩膀也像妳這麼尖瘦，我有時候把頭枕在她的肩上，下巴就觸着架在肩上的骨格。

一層黑墨墨的雲搭起一座天橋橫在月的上空，有海市蜃樓浮現在雲山的凹凸線條上，彷彿像一幅人聲喧鬧的市區樓宇升起，殘卑的小洋房不知羞恥地瑟縮在它們脚下，七彩的招租和廣告牌豎立着，洋女孩張開口咕嚕咕嚕地站在士多店和太陽傘的雪糕櫃子之間，出現在人像素描畫展裏的生活羣像活動起來，讓忙碌和賣命的輻子活生生的牽着牛鼻走。三輪車連着三輪車，蟲嚼的菜蔬堆成小山，跳躍的海鮮在一羣叫賣聲中打滾，籠子裏的鷄鴨驚惶地亂跳，豬攤上浮現着一片飛舞的刀光血影，人的獸性一舉手一投足地展現開來，伸手既能隨意觸摸的事實，震慄着隨時亦跳離軌道的生活脈膊，硬硬的剝奪躺在懶人椅上悠閒地讀詩看報的時光，蹂碎夏天打着赤膊臥在原野上的美夢。琦琦，這些生活太緊張了，我在實驗室中也能感覺到那種虛浮意識裏的壓力。琦琦，廣美和冲冲丟下伴舞的回來了，呂德也帶着女學生一起和我們圍坐在那黑黝黝的角落。可憐的女孩子，她並不是一個放蕩的女孩，只是物質的追求和紅色的引誘超過了她所能持有的理智，然而她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自尊和矜持。呂德對她進一步的請求總是招到她的拒絕，三個人噴出的淫猥的詭狹把她的臉羞得像天然的玫瑰紅。呂德有一次用雙手按着她的肩膀，露出狼嘴要親吻她。夜總會保持着一尙的混沌狀態，正在努力的縫好人們早已在白天壓碎了的夢想。我於是亦趁此機會在她大腿上揩了一把，她極力推開呂德，惡狠狠的死瞪着我，在還沒有對我採取任何報復性的行動時，她的身子早已被八爪魚一樣糾糾纏纏的狼手貼滿。女孩子費了不少氣力才甩開那些觸摸的活劇，雙手掩臉自憐自艾的哭起來。她嘗試尖叫，然而這聲只適於喧放自我陶醉的搖滾樂，沒有空間傳達求救的呼號。琦琦，剛才我嘗試懺悔，只是希望有人寬恕我剛才那一剎那的動作。琦琦，然而我不要馬太福音和耶和華。我也不要坐在紅色簾幕中的那個顛巍巍的老教士。琦琦；我也不要妳背聖經的條約。琦琦，如果我不好好利用這六十天，到時莎士比亞救不了我，原子定理救不了我。琦琦，拋棄妳的馬太福音。實驗室只是我的外在世界，而妳是我的整個心，整個內在世界的充塞！

月亮把另一隻病臉傳染在水中的倒影。魔鬼的臉橫躺在天邊，臉的左側是黑漆的蒼穹，右側成河面的漿肉，白茫茫的月眼圓圓的睜開，互相瞪視。風吹過河水，魔鬼的臉醜惡的抽搐着，正做着痲痺的凝結。他瞞瞞那頭小貓，她若無其事的瑟縮在自己的窩巢中。在詩的區域裏，這該是艾略特的荒原，有晦澀的探求，亦有喊破喉腔亦無回音的死域。暗橘色的光照在他的臉上，陰惻惻的怪飄忽！粗壯的頸暴露

着不安份的青筋，似葛籐死纏着附屬物的樹幹。原始的亞當核高高聳起，回到伊甸園那個誘惑的時代。他粗暴地立起，混濁的眸子絕望的透着死氣，黑爪子在空中劃過威脅的弧線，浸蝕的動作倏忽幌過，他已按着她的兩肩膠壓在地上，恐佈的呼號挾着殘翅撲過弧形的高空，琦琦一變興奮的手在空閒無意識的亂抓，他從死壓着的胸前抬起陰青的魔臉，迫視亂竄的手偶爾在月臉下絕望的展着，偶爾幌過了太空的隔膜，巨力的揉抓亦接碎月臉。

夜總會的光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混沌狀態，一閃一滅的五顏六色的幻象，努力的施展人類面目的多層變化。紅臉擠滿吞食過的血絲，青臉陰惻惻得異相，黑臉宣洩得五官不分，白臉露出對死亡的莫名興奮。呂德兩手電壓着女孩的二肩，另外二人醜惡的蠕動起來。他窺見掩飾在衣飾中的乳房似憤怒的眼，突兀着亦跳出眼核的瞠眸，腹上的肚臍似窒息的鼻葉呵呵呵的灌輸着空氣，隨着女孩興奮的喘息聲，腹肉一層層的隨單薄的衣飾滾動着，復活的異臉一層層恐佈的向他逼來。

極目處，黃澄澄的滿月以九十度的垂直線掛在上空，有一條極細的黑雲切着月臉，像橫一隻簫在月臉的嘴上，吹蕭邦的曲譜。薄薄的白霧蒙着一些和風舞動的樹葉，粗線條的樹爪，沒有內涵的撲滿天空。似乎伸手可觸的雲，以舒展四肢的安眠姿態繼續在空中難以捉摸的夢遊着！除却月色把黑墨墨的空間擊得片片碎，觸目皆一片混沌狀態。顏色似乎可以代表一種情緒，而夜晚把一切喜怒哀濃縮成兩種情緒的黑白，黑與白之間除了單調的妥協，似乎只能相反的變成更明顯的對峙，和不安協！

河水以長長的白舌流成長長的沉默，搔弄河岸的灰灰子，亦作出疲憊的動作。偶爾流過一些碍眼的雜物，像一簇新綠，努力的在濃黑中伸出求生的觸鬚。膠結的死寂，步入深黑，已無可插足！有直線的墜水動作炸開了聲音，蛛網的聲浪四面撒開，網脚尚無尋到棲立的地點，已恢復沉默的軟綿綿的垂下。尖秀秀的海面，在熟睡中發出嘩啦啦的夢魘，驚醒似的撒開一林浪花！四面狂嘯着竄開的激浪，艷麗且驕傲的聳起，似殘缺的兩唇倏忽張開，既滄涎唇肉不分地洒成曇花一現的噴泉。激怒着四處跳躍的朵朵浪花，有亦飛的鷗浪，努力的拍着殘缺不全的翅翼；有白赤赤的手，五指不分地朝空間撲去！有膠結的一縷掀不開糾纏的白髮，急忙的飛躍中亦結成蜷曲的馬尾；有天文數字的點點星浪，夾着齊心的侵略，把河面撲成密麻麻的蜂巢！

他亦在仰地的睡式中被聲浪擊碎美夢，驚異的彈起赤裸裸的身軀，伸向空虛的腹下亂抓，只抓住一團空白。凌亂的舊碼頭木板拖着殘缺的身軀仰天臥着，除却面前的衣飾在仰壓中糟塌成枯萎的蜷縮，

和聖經及樂譜經歷着一場洗劫疲憊的隨地被風眼翻閱着，什麼也看不見！他面目猙獰地打了一個寒慄。不祥的幻象隨着驚醒他的聲浪舞動起來。他趨前一步，急不及待的把視線投向深沉的河水。

雲朵以狂奔的步伐，婀娜的飄過去，極遠極遠處有團團捲曲的白色雲球，四周穿插着深藍色的大簾幕，一派澄和！風怒氣地挾着無數碎砂走過，雲爪子徧過頭，亦要過去。冷峭的寒氣似從深坑撐出去，風聲捲着宇宙，「呼呼呼」的羣魔互相追逐、殘殺、狂嘯！河面的浪花已消失在粗劣的飛撲中，有模糊的漣漪，似深刻的斧痕，饑餓的像嘴巴漸漸張開，張開，以環形的山脈滾向四面，神完氣足的步入深黑的死寂中。一具赤條條的屍首在逐漸模糊的嘴巴中升起，線條不清的五官在水上凸着，濕濕的蛇髮似葛籐以錯雜的糾纏捲着面目，某一些努力地遊向水面的蛇髮，飄忽忽的開着髮扇。近水面處有若隱若現的四肢，以永恆的動作深深的墜下。

風吹亂了他的髮。根根毛髮均憤怒的豎立。他兩眼突削的瞪着水上的怪物。那不像人的瞳眸，凌厲的閃動着獸性，似鬼眼，刺着深黑。琦琦，他顫慄的在心中長長的喊了一下。讓一陣大風打垮了的雲朵，正在遠處狂逃！琦琦，他扯起嘴角，竟壓低音浪喊了出來。大風夾着餘威，把逃亡中的雲兵繼續廝殺着。琦琦，爲什麼仰着愁苦的臉，跌垂着讓自己被上帝遺棄，琦琦，那下面是無可宣洩的黑暗，有千萬隻黑爪子在地底等着墜水的冤魂。琦琦，去年夏天，我獨自一人划了一條小舢舨在海上飄蕩，太陽在高空死命的噴着火球，亦蒸發整鍋海水。太陽一點也不含蓄，甚至淺礁的連一根在水上的牛毛也要暴露出來。我把舢舨停在海洋的心臟地帶，迎着海風，閉上雙眼慵慵的躺在船上。不久之後我隱約地聽到遠遠傳來了一些刺耳的笑聲，混雜着濤聲浮浮沉沉的飄忽着。我極力睜開眼，在陽光璀璨的閃耀下窺見一對小男女，雙腳踏在海面上走着。男的只穿着無上裝的小紅褲子，一頭金髮在陽光下蜷縮着。女的穿着無下裝的紅花上衣，也披着一頭金髮，長長的直拖着海水搔弄。兩人手上各自扛着一個大大的海螺，她們一邊跑一邊笑，偶爾附下嬌小的身子用潔白的小手拾起海面上飛躍的浪花，朵朵的浪花經她們一觸，可愛的各自膠結起來，他們於是把它們放在海螺的腹肚中。琦琦，兩三天前，我打着赤膊睡在夏天的原野上，太陽下亦有一對穿得整整齊齊的男女從田裏向我走來，兩人頭上戴着草笠，遮了半邊被玫瑰紅浸蝕的小臉頰，一邊跑一邊大叫西瓜甜甜正好解渴，胡蘆胡蘆好大喇。男的左手提着一粒翠綠的胡蘆，像一隻大掌接着一個裸女的小腰，右手挽了一個裝滿野花的大籃子。女的却把各式各樣的野花放在用兩手挑起的長裙中，她不小心在半路上跌了一交，坐在草地上嚎哭起來。男孩於是把一籃子的野花倒在她的長

裙中，說：「都給妳，乖乖不哭。」女孩還只管迫出兩行眼淚。男孩又把幾朵野花插簪在她的髮上及胸前，捉狹的笑：「新娘子，再哭就不好看啦。」女孩才不哭了，兩人從我身旁經過，一面細聲的唱不知道是「家園青青」還是「家園果青青」。琦琦，海面上的那對小男女從船前經過時，倏忽把海螺中的浪花都傾瀉在我的船中，浪花骨碌碌的跌在船板上，馬上嘩啦啦的溶成了水，撲滿一船蒼！我極力的揉一揉眼，看到的只不過是在我身旁的海面忽然聳起了四五呎高的浪牆，似饑餓的魔網，惡狠狠的把海水撲在我的船上，船一側，倏忽狠狠的朝天翻轉過來。琦琦，我死命的抓緊翻轉的船身，才不至被下面的灰爪子拖下深黑處。琦琦，妳不應該永遠保持着這樣的掙扎姿態，妳不可能活生生的操縱自己直線似的翻滾下去！琦琦，妳應該在實驗室和原子分理之間等我，琦琦，妳應該放棄妳的馬太福音。琦琦，我還要用六十天去啃「麥克佩斯」，用兩個月的時間去譜自由的前奏曲，結束我十多年的鋼筆和筆記簿。琦琦，我的琦琦，深秋了，妳的白色呢？還有毛絨絨的大衣，紅鼻的雪人。琦琦，妳將沒有衣衫單薄的遮掩，却必需醜陋的對明天的太陽暴露一切。琦琦。……

河水以對死亡興起的莫名的好奇面目可掬地拖着長臉把浮屍運過去，有碍眼的雜物貪婪的跟隨着，亦要追蹤過去。死鼠一樣渾濁的泡沫源源的冒出水面，半球型的身軀，似突兀的腫眸竄出眼核，奇異地在水上一個個互相閃着。極速處，有似小童鼻涕一樣的白漿長長的甩着殘肢，放肆而不傷身的緊纏着水中的月色歪斜的扭曲，正做着最妖艷的引誘。樹的枯瓜子，依然撲滿一天，風正做着大戰後的鬆弛，光榮的凱旋歸去。他瞪一瞪被壓得肢離粉碎的衣飾，對拖於一旁的聖經微微偏過視線，黑暗中似乎有微微顫動，他敏感且狂亂的抓起一團衣飾，朝黑爪密佈的面前逃開。

墳場那條路

從萬興隆麵包廠出來，已經是下午六時了。李利剛心裡吱哩呱啦的咒罵着。斜陽下，他的影子演皮影戲似的搖晃移動着。他的蓆膠圓帽底下是一張悻悻然的黑臉。賣了七八年麵包，他已被生活與毒辣的烈陽折磨得黢瘠如一頭病黑猴。幹令娘！今晚又要賣到八九點了。他那架日侵時代留下來的老牌腳踏車也在挨聲嘆氣的吱吱叫了起來。

上回麵粉漲價得驚人，麵包的價錢也跟着上漲，麵包却越來越小；近來麵粉已稍為跌價，於是有些麵包廠商也把麵包價減了幾分，但是這家萬興隆麵包廠依然是老價不減，買麵包的人一直都在吵着李利剛，說別人的都落價了怎麼你的還賣這個價。李利剛無以為答，到了這日因麵包出爐遲，才趁閒向廠方提了出來，詎料廠方竟大發脾氣，說什麼那邊便宜你不是過去拿那邊的囉！做生意只有漲價那有落價的道理等等說得李利剛啞口無言。

李利剛賣麵包也有七八年了。

他不是關鎮的人。據說是來自幾十里外的一個小漁村。有一回酒後他向幾個老相好透露，他是與人家打架才撇離那兒的。打架的對象是一個流氓。李利剛原本是在那兒的魚場工作

，他與魚場的頭家是老同鄉。同鄉南來的人幾乎都發達了，只有他依然是兩手空空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好賭，麻將，福利彩票，萬字票，又愛喝酒。那一回他打了那個流氓，原因是那流氓對他的女兒毛手毛腳，又講了幾句意淫的粗話。女兒回家哭訴，他聽了一言不發，拿了一根扁擔，去找那流氓算賬。剛好那流氓正在打麻將，李利剛尋到那兒，一言不發的便將扁擔向他揮去，那流氓因事情來得突然，挨了幾下，於是變了臉色，撥開了扁擔，拳頭與腳就要擊出，幸而大家圍着雙方，李利剛才沒挨着他的拳腳，罵了幾句便回家去。那時李利剛已四十來歲了，而那流氓才二十出頭。後來那流氓處處與李利剛為難，帶了一班手足到魚場尋李利剛的麻煩，揚言強姦他的妻女，又說要半夜放火把李利剛的亞答屋燒掉等等。李利剛出出入入都小心提防着，過着驚慌不安的日子。

約莫一個多月後，事情終於發生了。那個夜晚，李利剛在魚場做完夜工回家，順路到咖啡店去買瓶啤酒，那流氓正與幾個蛇鼠之輩在咖啡店喝酒說粗話，李利剛緊抓扁擔（那次之後，他出入都一直携帶着一根扁擔防身），心頭嘖嘖的大聲跳着；他向店主要了二瓶啤酒便匆匆步出，以為逃過了。誰知那流氓招呼了手足，自後面追了上來，才一到李利剛身邊便大喝一聲「X你媽臭X！」拳腳便飛着般擊出，李利剛雖心裡有備，可是一時緊張，竟無能招架，兩瓶啤酒掉在地，扁擔也震跌，然後李利剛便天昏地暗的身在何處自己也不知了，他們才彈笑離去。幸好咖啡店店主把他扶送回家，小漁村無醫院，次日一早魚場主人載他到關鎮去看醫生。李利剛休養了整個月才痊癒。

從此他對漁村厭惡了起來，希望有機會搬出去。直到有一次他到關鎮找工遇到了同鄉阿財，他把心事告訴了阿財，阿財便介紹他到關鎮郊外與自己作鄰居，又給他找了份囉哩車跟車員的工作，李利剛便把全家老小四口搬到關鎮來。後來自己因為內傷的關係，負起較重的貨物時心口便隱隱作痛，只好辭去，他知道就算自己不辭工，人家也不會要他了，尤其是有一回他因負起一包米而心口疼痛，結果整個人與米一齊倒下後，他便看到了不少臉色。後來，又做過店裡的估價。再後來，也就是七八年前，在阿財的幫助下，他才當起流動麵包小販來。李利剛的女兒已嫁人，只剩下一個兒子，他的兒子在漁村沒讀完小學便輟學到關鎮來，在一間咖啡店當學徒捧咖啡，近年則被人介紹到吉隆坡的洋貨店當店員，賺的也只够自己的

生活費。李利剛賣麵包所賺的，還够他與妻子兩人的開支，女兒也開或孝敬父母一些，因此生活是沒問題了，只是李利剛賭性不改，麻將不打了，可是福利彩票，萬字票還每期照買不誤。幾年下來才中一二次安慰獎，他也自得其樂，反正，排排數字也是一種生活情趣。酒當然照喝如故。

一轉入關鎮郊外新村的那道紅坭路，李利剛便不斷地按響在腳車鈴附近的小喇叭——叭——叭——叭。那些飯後站在門口閒聊的婦女或在嬉戲的小孩便向屋內高喊：「囉地來囉——叭——叭——叭……」：放屁似的。李利剛一家又一家的推着老鐵馬和漆上一條條的紅色與藍色粗線的麵包箱——叭——叭——叭——叭——叭——叭——叭。阿嫂，要囉地莫？」「拿一條甜的，我去拿鐮先。」叭——叭——叭——叭——叭……

叭叭叭——李利剛的腳車在一間屋子前門停下，又再按喇叭以示知屋內的人麵包來了，可是過了一會兒還不見人影。「臭耳聾了喇！」他心裡罵道。一氣起來便推着腳車走了。這時背後才响起：「阿伯！阿伯！囉地！喂囉地……」李利剛頭也不同。叭——叭——叭——叭……

「阿伯，麵包仔五隻。」李利剛默默的遞過五粒小麵包。這一家是記賬的。但是三個月了還不肯還，叭叭叭——……

月亮昇上來了。李利剛偶然抬起頭來。今天生意還不錯，總算賣了七七八八。過節時才慘呢，賣不到一半的。待會兒回家時可要記得買瓶陳李濟。——叭——叭——叭——叭——他繞過紅坭路盡頭，轉入一條小路。

月亮昇上來了。星星也亮起來了。李利剛望望滿天星斗的黑空。小路旁的墳場在望了。他每天都要經過墳場那條路回家去。墳場有什麼可怕呢？都幾十歲的人了，還怕鬼？李利剛想起有一回他到關鎮去看大鑼大鼓的潮州戲回家來時的情形，當他經過這墳場時，忽然發覺前面有個黑影在移動，冷汗驟然湧流，世間那有鬼怪這回事呢？那時他想，如果真的碰上了，倒要瞧瞧鬼怪的樣子到底是怎樣的。於是他便加快腳車的速度追去，誰知過了墳場後的那座木橋時，那影子便失了踪！

十二月的季候風猛刮着。墳場的茅草在月下凌亂起舞。夜蟲寂寂的鳴聲遍野，墳場的小

路沒有路燈。月光下，李利剛駱駝地踐踏着腳踏車。他的心中很不痛快，這是懷古憶昔後的傷愁。這種駱駝的生活使他根本沒有靜下來回憶往事的時刻，除非是在喝酒時。只是今夜，在這墳場這條路，他不禁把那塵逝的歲月回想起來，意欲追攝什麼似的，也只得一個苦字。也許，這種苦味，只有在這沉寂的黑夜的墳場，把車前的喇叭按出個尖响的聲音才能發洩一些什麼吧，但是他沒有去碰那管喇叭。

他已到了墳場地帶。

突然，他彷彿看到一個黑影子在前面的密草叢處移動。

幹令娘！莫非真的又遇上鬼了？遠遠傳來狗兒的哀鳴。他的心鼓也跟着猛烈地敲起來。背後開始濕透。他大力的踩着，希望早些過了這荒僻的墳場，只要過了木橋就有人家，那時就算是真的有鬼怪也不必怕成這個樣子。

然而只是一剎那，李利剛便從負着他與麵包箱的老鐵馬，歪歪斜斜的翻跌下來，腳車撞着一塊大石頭。他沒有發覺有什麼東西從草叢中攔出，可是很明確的他知道頸項正被一隻硬臂緊緊箍着，且有一個軀體壓在他的身上，他聞着一陣異味，一定是那個傢伙。今夜真的是遇鬼了，那鬼是窮瘋了。李利剛無法轉過頭來不知道月亮是否正在獐笑，他的腳趾正壓在喇叭的那塊膠皮上，一用力，喇叭便叭叭——叭叭叭——的响起來，然後他便什麼也不到了。叭叭——叭叭叭叭——喇叭發出一聲怪異的鳴聲後便不再响了……：

墳場那條路依然黑寂。

月亮在獐笑。

布娃娃

「秀妹乖，阿妹仔乖，不要吵，不要哭，妳一哭媽媽就心煩心亂了。」歐二嫂把一尺長的一個布娃娃抱在懷裏，自己的雙腳踩在地面上來回的移動着。她不時的用手輕拍着布娃娃，布娃娃穿一件大紅的衫褲，頭髮是一條一條的布絲，歐二嫂愛用手去理布娃娃頭上的布絲，她萬般慈愛的對布娃娃說：「秀妹乖，阿妹仔乖，阿妹仔的頭髮好散亂，對不起呵！剛才媽媽去煮飯，去上街，沒好好的照顧阿妹仔，來，媽媽給妳梳，梳亮亮的。」歐二嫂說着說着，淚水就沿着臉頰往下流，流落唇邊。嘴唇翻了翻，咀咒着一些甚麼的，噙了一些甚麼的，終於在床角找到了一把梳子。她給布娃娃頭上的布絲條梳理着。梳齒不時的被布絲勾住，歐二嫂就會生氣又帶點憐憫的哭着：「阿妹仔的頭髮這麼粗，這麼難梳，一定很久沒梳過了。哦，他們都欺負妳，她們都不喜歡妳；妳是我的女兒，我的孩子，我要保護妳，要打扮妳，女兒大了，便打扮打扮了，來，媽媽替妳搽點胭脂，搽唇膏，搽香香的粉。」歐二嫂抱着布娃娃，走到鏡子前面，讓布娃娃對着光幌幌的一面大圓鏡子。歐二嫂看見了自己，自己手中的布娃娃，淚又掉了下來：「阿妹仔，妳怎麼那樣瘦了？瘦到變了形，一定是他們欺負妳，他們都不喜歡妳，他們想害死你，幸虧媽媽救了妳，媽媽聽到他們去買老鼠藥，他們說要

把老鼠藥放進牛奶瓶裏，那時，那時媽媽多傷心，媽媽哭了好幾天。「歐二嫂一面哭一面從抽屜裏拿出了畫眉筆、脣膏、胭脂。這些不是好久好久以前一個女人用過的嗎？這個女人呢？這個女人來自一個山鎮，終年飄着菜葉的山鎮。」

「妳叫甚麼名字？」那個高高很白淨的男孩子問她。她睜着兩粒大大黑黑孕育了許多不解和恐懼的眼睛看着這個男孩，她担心自己會被傷害！而雨在茅屋外滴滴答答的下着，下冷了整個天，天色是灰的，有點陰沉。

她沒有告訴他自己的名字，而他在得不到回答後却冷靜的告訴了她：「我是從城裏來的，和一群朋友踩腳車來郊外野餐，我腳車鏈斷了，追不上他們，妳能够幫個忙嗎？我叫歐二。」

她看着天色，雨還在下着。也真倒霉，出來時天空還有陽光，在鎮上的雜貨店買了兩斤糖，才走到通往自己家的一條黃泥路口，雨就來了，沒辦法只好躲進路口的茅屋裏，一個陌生的男孩就雙手抱在胸前直直的站立在裏面，腳車停在屋外給冷冷的雨水淋着。

「等雨停了，我帶你去我舅父那邊，我舅父是開修理腳車店的。」她說話時，不敢仰首看他。但，覺得他不像壞人。其實他舅父開的不能算是店，只是在街口的一個空格擺了點修理用的工具膠圈一類的東西。從她舅父的那間所謂的店裏出來，雨絲已經沒有去時的那麼繁密了，也逐漸的細疏到完全沒有雨絲的痕迹，而路面上依舊是濕漉漉的，在有積水的面上可以反映着天空的晴朗光靄。

「謝謝妳！」歐二推着修理好的腳車，她就走在他的身旁。有許多路人的目光投射在她的身上。鎮上好多人認識她。她是唸過書，家裏的老少也唸過書，唸過書便懂得甚麼是少女的矜持和人言可畏。她說：

「你走吧！」她頭也不同，就把歐二撇在街道上，讓他目送她的離去。

她第二次見到他是在她的舅父的那個修理腳車店裏，他來的時候，她剛巧在店裏和舅母談天，也許是緣份；一場雨撮合成的緣。註定了的緣。

她嫁進了歐家四個月孩子便出世了！家婆和守寡的大姑都不喜歡她，說她是頂着肚子進

歐家大門的鄉下女，賤女人。但，鄰居却喜歡她，常到屋裏來喚她歐二嫂歐二嫂，喚得好親熟。

孩子滿月的那天，歐二的囉囉行不肯放人，他是新司機，請假不方便。晚上開了囉囉回來一陣，又得趕着回去。就是這樣，歐二在路上出事，連人帶車全毀了。歐家的人，上上下下的都不喜歡她，說她不祥。是那物。還有她的女兒也是。她女兒叫秀妹，歐二取的。但，他們，歐家的人，都不喜歡秀妹。有一個晚上，秀妹死了，死在媽媽的身邊，嘴角和眼睛都有血迹，她的小指甲是紫黑色的。歐家的人都說是她毒死女兒，因為她討厭歐家的人，討厭歐家的子孫。她就這樣開始不言不語。開始癡癡迷迷。開始哭，哭出一行一行感覺不到的淚水。她用剪刀剪掉自己的衣服，衣櫃裏的衣服。她要為秀妹縫幾件衣服，好看的衣服。哦，秀妹呢？他們都不喜歡她，他們都說是我害死秀妹的，是我嗎？虎毒不食子，會是我嗎？他們冤枉我，是他們，是他們害死了秀妹。我的阿妹仔。好可憐的阿妹仔。我要我的阿秀妹。我要用布料造織一個布娃娃，有手有腳有頭髮，我要養活她，我要保護她，不能再讓他們傷害她，呵！我的阿妹仔，我用老鼠藥毒死她，是我，是我，是……。

新婚之夜

婚宴末尾清掃烟窗的事宣佈了。做父親的，由於興奮，也因為他認為像清掃烟窗這種儀式必須在這一天舉行才合適，傳下話去讓他進來。但那個人並未出現；他寧願留在廚房裏，大爐床的所在。酒還未完全喝光，這也是為何一些客人，在他們私心底下，埋怨了宴會的中斷；不過，由於孩子們發出的呼聲，每個人都站立起來。

新娘子從未見過清掃烟窗的人：他來時她都已經去了學校。走進廚房她瞧見一個高大，稍微肥胖的男人，有着莊重的鬍子和前傾的肩膀；他穿着一襲亞麻子油顏色的梭紋布衣服。他躬身時整個軀體彷彿被那兩隻大登山鞋的重量所平穩豎立着。雖然他剛細心洗滌過，臉膚上仍深染着黑點，就像許多不同體積的粉刺已在那裏生根；黑色存積物，聚集在他前額及面頰的皺紋上，予人一種沉思智相的特質。然而這種外象很快消逝，那人的怯懦變得相當明顯，尤其當他的臉裂出某種笑容的時候。

他差一些嚇壞了年輕的新娘，因為他站在門後，雖然他的樣子像嚇著了自己；而，猶若被抓到做了該受譴責的事而必須重估他在那地方的存在，他開始重複，直接跟新娘說話，說一些她沒聽到或聽不懂的話。他緊張地結結巴巴，彷彿他所說的與她有很大的關係，而那一

陣子，他以一種充滿含意的敗陣之狗的眼光望着她。從一開始年輕的新娘就注意到了他毛蟲般的本性。

他脫下外套接着解開他的馬甲。她由另一扇門溜出去，但繼續留意廚房裏發生的事；她覺得某些不妥的事就要發生，而她的在場會使他進行他的儀式時不太自如。不知怎麼她竟然替他羞恥。但是沒有甚麼聲音填塞她的想像，於是她又走進去。小孩子都被遣走了，只剩他一人。這時他已在攀上架在爐床內甬道上的梯子；他打着赤腳沒穿外衣，僅著一件褐色襯衫。胸前，皮帶掛着，有一把像是用來捏製麵粉的刮具，它的真正用途新娘一直不曉得。他還帶了一種黑塞子，綁在耳朵後面，蓋住他的嘴與鼻。然她沒看見他爬進煙窗甬道之中，因為她又跑掉了。

當她再度回來，廚房已空無一人，却瀰漫着一種奇異，難受的味道。環顧四面，年輕的新娘起初把它跟那人曾放角落一堆衣服邊的大鞋子聯想在一塊；真正的那是堆落在爐上的煤塵腐霉味，陣雨般隨着屋子骨欄的枯燥刮剝聲的節奏落下，使她感到有如在她內臟裏迴响。歇息間，一個底沉的抹拭顯示出那人勞累的攀爬。

一刻全然的靜寂，一刻年輕新娘劃破的懸宕。她繼續注視甬道口，在火爐黑黝黝甬道的盡端；這個道口不是正方形而是狹窄、淵暗的豁口。

然後一個很高、喉音，暴虐的叫聲自一處神秘的地方發出，自井中，自屋子的石塊，自廚房裏的鍋和盤的靈魂，自年輕新娘不斷地被震撼的胸脯。那獸般的怒吼不久便証實是一種歡樂的叫喊；那人已經通現在屋頂上了。現在底沉的抹拭聲恢復加速；終於一隻黑腳從豁口垂下來找尋支撐物——一個吊着的人的腳。那隻腳找到梯子的第一級時年輕的新娘逃跑了。

院子裏，新娘坐在一塊磨石上，老管家，那些對甚麼都覺新鮮的女人之一，就擔任通報她的工作；她來去走動用一種神秘氣氛帶給她消息。「現在他在爐蓋下清掃，」年輕新娘看見他拍掉煤塵的樣子，筆直站在木樁上像個挖墓者站在一堆土墩上。「但他腳上穿甚麼來抓住牆壁？」然後她追上他問道：「我的大好人，你腳上穿甚麼來抓住牆？」「跟着一個聽不清晰的愉悅答覆。「他現在在吃早點，」管家的留在屋內。然後她捧著一些薄雪花又出現；她說那男人從一個很乾潔的小盒子中拿出來送給年輕新娘的。

過了一會他自己出來了，已經穿好衣服揹着一個小包。他經過前院正要離去，但做父親的喚住他關懷地詢問他的生活。年輕新娘也趨上前去。那人，在冬天的弱日下，臉更黑，鬚子上飾着黑點，眼睛因光線而眯起，看像一隻大飛蛾，一隻被白晝驚訝的夜鳥。或者他更像一隻蜘蛛或蟹蟲；實際是火爐的蓋子，當從下面看上去而假設外邊又有足夠的光線，又是全黑但漏出灰白而纖細的光輝。

他說三十五年來他一直浪跡在那些城鎮中清掃烟窗，明年他將帶他兒子一塊以便教導他那工作，摘折薄雪花現在已被禁止，他只能在隱密的地方蒐集到那少些花，還有一些不關緊要的事。然而，不管是狡黠或囉嗦着說，很明顯的他只是企望躲在那些話背後，他讓語言的布幕落下如同墨魚弄黑水一樣。

他知道家庭中所有死者的事，然而他們中却沒一人見過他！

現在年輕的新娘不再替他感到羞耻，却真正為自己不好意思。
掃烟窗的人走後，她把那些少的薄雪花擺在死者的肖像底下。

作者簡介：Tommaso Landolfi 生於一九〇八年，被譽為意大利的卡夫卡。他的作品一直與超現實主義者扯在一起談，而他那富於幻想的感覺常令人想起阿根廷的一位詩人、小說家Borges。總括來說，他的作品表現出幽默、奇異的想像力與適當的嘲諷的組合，他已譯成英文的作品有：*Gogo's Wife and Other Stories* (1963)。

鄭百年
學與思專欄

秋聲樹樹

秋是四季裏快末了的一季，農曆七、八及九三個月，都屬於秋。古人把這三個月分別稱爲孟秋、仲秋及季秋，又稱孟秋爲蘭月、仲秋爲桂月、季秋爲菊月。在秋季裏，我們一共有六個節氣：立秋（當陽曆八月八日或九日）、處暑（當陽曆八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白露（當陽曆九月八日或九日）、秋分（當陽曆九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寒露（當陽曆十月八日或九日）、霜降（當陽曆十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

一提起秋天，我們立刻會想到幾個民間的節目。剛剛跨入七月，馬上在第七天裏，就有一個「七夕」節。相傳七月七日的晚上，西邊的牛郎星和東邊的織女星相會於銀河；牛郎星代表着男人勤於耕作，織女星代表着婦女工於織紉；牛郎星和織女星未必真的相會，但是，天下的牛郎和織女却因爲這個節目的巧設和激勵，增加了工作上的樂趣。第二個節目是中元節，俗稱鬼節或普渡節。僧家在這七月十五日這一天裏舉行盂蘭盆會，來祭祀無主的鬼神；「盂蘭盆」是梵語，義譯爲「倒懸」，就是「非常痛苦」的意思。舉行盂蘭盆會是要廣施功德，以解衆生的倒懸。盂蘭盆會的起因，據盂蘭盆經說：

目連比丘看見他的亡母生長在餓鬼之中，立刻以鉢盛飯，去餵他的亡母。每次餵她的時候，食物還沒進口，就化為火炭，無法進食。目連驚恐，大呼悲叫，飛馳到佛那裏去投訴。佛對他說：「你母親罪惡深重，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所救得了的，必須十方衆僧神威之力才行呵！在七月十五日那一天，你用盆子準備百味五果，爲那些在厄難中的七代父母以及現在父母的超脫解救，供養十方大德。佛會勅令衆僧皆爲施主，爲厄難中之七代父母及現代父母唸咒行願，然後受食。衆僧受食之後，你目連之母才能脫離一切餓鬼的痛苦。」目連對佛說：「未來佛門弟子孝順的，也應該奉盂蘭盆以施衆僧嗎？」佛說：「大善。」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目連雖實爲佛門子弟，但是，尙且無法獨力救母！廣施十方衆僧，借衆僧神威之力來表達自己孝順之心！這個悲壯的故事，告訴我們「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之恩」。然而，今天的盂蘭盆節，却是供施餓鬼，和原意完全不同了。

秋季的第三個節日是中秋節；一個充滿羅曼蒂克的日子。中秋節吃月餅，據說含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民族意識存在，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故事。談起中秋節，就使我們想起辛棄疾的一首「木蘭花慢」來：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纔見，光影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姮娥不嫁誰留？
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蝦蟇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
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

〔語譯〕可憐的月亮呵，妳悠悠地在那兒去呢？是不是另有天地，到了那邊，才見到光和影的盡頭？在這天邊之外，萬里長空，難道只剩下長風浩浩地在送着中秋月嗎？明亮的飛鏡呵，是誰繫着妳呢？不嫁的娥嬋呵，是誰留着妳呢？

據說妳必須經過海底，問也問不出甚麼緣由！真是使人恍惚憂愁。只擔心的，那縱橫騰游的萬里長鯨，把妳的玉殿瓊樓撞毀。蝦蟇當然受得了泡在海裏，但是，有誰去拯救那隻沉到海裏的玉兔呢？如果說月亮經過海底時，玉殿瓊樓、玉兔等全然平安無事，那又爲甚麼月亮她會逐漸變成鉤形呢？

但一個現實故事，沒有加上技巧，文字的修飾，便不能成爲好的文藝創作。我們且看宋子衡怎麼來寫它。

在小說中，作者運用了幾個很有意象的象徵，比如在小說前段，作者運用「破了洞的帽子」來象徵主角李爲仁的過去。過去李爲仁是個有點錢的人，但却不懂生活，把錢花個精光，使他迷失了自己。在我們的現實社會眼光來看，李爲仁已不再完整，因此，有如一件物品，破了洞裂了痕。接着作者又以「他珍惜着在這些年里跟隨在身邊的一點一滴」，這是表示李爲仁已痛改前非，不再過着那種奢華的沉迷生活，他已知道安份克己，對自己身邊的東西，雖然破舊却還珍惜。從這里，我們也可發現，李爲仁是一個富有愛心的人了。

李爲仁除了愛他身邊的物品，更愛他家中缺少母親愛護的四個可憐孩子。當他經過文園酒家，望見月餅時，便引起他的哀愁，因爲他會答應要買一盒「五仁金腿」回去給孩子們。那天，當他在家里和兒女玩的時候，發覺他們爭搶一張「五仁金腿」的標頭紙，而決定下來，要買一盒給兒女嘗嘗的。由孩子們搶那張標頭紙的情形，可以使我們想到些什麼？身爲父親的李爲仁會如何感慨呢？而他的太太却感覺不到那情境的悲哀，因爲她缺少一份愛心！李爲仁爲了愛他的孩子，他願把自己變成「大玩偶」供兒女們玩樂，以彌補自己無能使兒女們在物質上得到的享受，因此，在精神上，他希望如此可以把幸福填滿孩子的心靈。他不管妻子的埋怨與叫罵。可憐一張「五仁金腿」的出現，却困擾了他好多天。雖然他和孩子說「月餅有蟲大大條的」，却騙不了孩子們，只我來個「明天買」。「明天買」一說完，緊接着妻子的「米沒有了知道嗎」及「一天到晚都是買，買過什麼回來？」可見妻子是多麼的接近人情。夫與妻之間，存着一層隔閡，這是宋子衡慣常表現在小說中的。

這一次的諾言，使李爲仁心中痛苦極了，一方面他不願看見兒女們的失望；另一方面他不能把一天的生活費，用來買「五仁金腿」，於是，他心中自我掙扎，沖撞。一個「明天」過了又一個「明天」，爲了孩子，他加強精力去賣冰淇淋。把希望寄托在生意上，他不忍心把孩子一次又一次的來欺騙，他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願。可惜，現實使他無法彌補這種「缺憾」。使讀者讀到這里，便會悲從中來。這種悲，並非那種「酸淚直流」的悲；這種悲，是一種心坎深處的撞擊，使人說不出來道不清楚的悲。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在最末一段，當讀者讀到「李爲仁總算又把長長的一天拉完……」一定會想，李爲仁這次一定無論如何，也得順便買盒「五仁金腿」回去啦，一來可了了孩子的心願，二來可停止數日來阻撓着自己心中的沖擊。可是，恰恰相反，李爲仁戰不過明天的生活費，他又一次的失敗了！作者並沒有來一個令人鬆一口氣的「愉快的結束」，這種結尾是很好的，令我讚賞的，本篇小說也因為這樣的結尾而增加了其「悲哀」的氣氛：增加了其「震撼」力，令人讀後，似在背後被人暗插了一拳，那種震盪，使人久久呆住。在這段里，作者亦巧妙地運用了兩個象徵：那便是「那兩層高高的石階」及「逐漸傾瀉下來的暮色」。作者以外在景物，來象徵主角內在的心境，不必花太多的文字，已把主角內心的一切都表白了。最後作者再來一個點明，李爲仁「放棄買金腿」，使讀者不禁一怔！唉呀，這傢伙真够忍心了！於是，讀者眼前自然會出現那堆孩子站在門口，夕陽光下等待父親的歸來；發覺父親又一次空着手，那情境；那失望的眼神，以及李爲仁本身內疚的臉色……讀者心中難免會有一陣無名的痛苦與淒切！

「五仁金腿」雖然不是宋子衡了不起的小說，但我喜歡它。在本篇小說內，作者的用辭用字，已達句句緊湊，沒有半點拖泥帶水，非常的結實。

Roger Mc Gough 著

何 榮 良 譯

許多懷戀

羅芝·麥克哥爾 (Roger Mc Gough) 一九三七年生於利物浦 (Liverpool) 畢業於古爾 (Hall) 大學。著作有「飛克一生中的一日」(小說)，「夏日與摩禮加」(詩集)「委員會」(長篇戲劇)，及許多短篇戲劇。

夢 詩

在我睡房的一個小角落

一棵樹已成長

一棵快樂的樹

一棵屬於我的樹

它的葉子很柔軟

像很新鮮的

它的鳥兒爲我歌唱着詩篇

一會兒

沒有預告

二個人

帶着瞭解的微笑

和斧頭

——虛偽的藉口做成的

來到把它砍倒

或者是

或者是昨日的昨日

我想是昨日的昨日

許多河水經已流過你的橋下

我記得你底手兒

蒼白、且特別的冰冷

彷彿時常暴露給月亮

我記得你底眸子

棕色、且特別的蒼老

彷彿時常暴露與太早

我記得你底胸體

年青，且特別的驕麗

彷彿時常暴露

我記得

我記得如何

當你笑時

所有在城市買「熱狗」的

都湧出歌聲

我記得

我記得如何

當你哭時

雪兒亦哭，和

街道被淚點洗滿

我記得

我記得如何

當我們第一次共騎

房子微笑了

說：「原諒我」

靜悄悄地溜了

但從那時起時間已過

許許多多的人

經已走過這座橋

（沒有臉兒的一羣）

但從那時起時間已過

許許多多的年青人

經已游過這河水

（裸露且強健）

但從那時起時間已過

許許多多的河水

經已流

過

你

的

橋

下

書評
張瑞星

這種不屈的眼神

這種眼神 散文集

何榮良著 定價二元

學報月刊出版 發行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悲沉的年代，江湖的民族，我將會寫更多時代與民族性的作品。」何榮良迷失在蓮池畔後，找到了自己應走的方向；同時也是這鐵馬金戈厲鳴、風雷激盪的時代的作者底方向。「好風流的現代啊！也是可恥可悲的現代啊。」每一個時代，我們發覺，都是狄更斯「變城記」一書首段所寫的：「這是個智慧的時代，也是個愚蠢的時代……」這個時代，江山如畫，江山如令人迷眩的抽象現代畫，一時多少豪傑，多少失落的心！像何榮良這樣一個激情不屈的五陵年少，自然要提出控訴！

何榮良是狂傲不羈的，他的散文字裡行間充滿了浪漫的激情，激情的背後却是蒼涼淒美。從個人的內心生活與情緒出發，作純真的坦率。純真，在這時代這社會，多少人已喪失它了。甚至個人的內心生活與情緒，沙白羅在「擺盪的人」開端便以反筆寫道：「它是你自己

一個人的事，和旁人毫不相干。」、「扼殺它吧。」何榮良却振聲呼籲：「還我純真！」這是巴金筆下的少年安那琪主義者熱情的呼聲。何榮良或非安那琪信徒，「我絕不是一個黨與主義觀念很深的人。」但他自承「巴金作品背後的衝力一直是我生活的泉源，至今我仍瀕身泉中。……仍然是影响我最深的情實。」這一點可見諸集中的一些文句，如：

「夕陽西落，明月又將東起，榮狂，我至親的朋友呵，我沉下去了，我底庸俗之軀也將會再獲重生？」（廿七頁）

「是信仰遺忘了我！是真理違背了我！我要抗議這惡行的社會，這消磨我底少年的牢獄！」（六十一頁）

「我自始至終沒有接觸過一個完全具有摯誠人性的人，不是你，榮狂。每個影子都想逃避人性悟覺的鞭笞……」（三十五頁）

「我不是聖人，更非一個偉大的人物。我憑什麼去愛國愛民呢？我憑什麼去拯救靈魂驅除苦難？且在這黝黑黯然的牢獄裡！」（六十三頁）

這個憤慨恣狂的不屈者所要控訴的，是現代，也是古代。古代如夢，何曾夢覺，他知道。蘇東坡是多情的，何榮良也是的。他也愛李太白的那狂傲恣豪，屈憲均辛稼軒的沉逸悲壯。狂歌狂醉不是狂歡，靈魂禁錮沒被震撼，他知道。他的靈魂有太多的負荷——時代環境與自己所加諸他的。

從巴金的激情到唐宋的悲涼，「我的路是曲折的，」何榮良如是說。「從不平出發，」於是巴金的「澎湃與熱情」隨他的簫聲劍影披星戴月，他「對一切的事與物都充滿了強烈的不平與悲憤。」但是他畢竟「自小就受着華族正統文化思想的薰陶，」終於吟起了「中國實在有着太多的幽怨呵，」那是在唐宋。他渡湖一遊岳陽長安，汨羅江太湮遠——只好「向西天取經」，康明思，佛洛斯特，波特萊爾，還是艾略特？再回到現代，回到蓮的意象。路的確是曲折的，「十年磨劍，五陵結客」都發生在這曲折的路程。而蓮，而蓮這個「綽約的意象」（余光中語），何榮良所戀的，該是它的「豪艷之中別有一派淒清。」（余光中語）

「這種眼神」是何榮良第一卷散文集。何榮良還年輕，今年才二十一、二歲，還充滿着青

春的激情，因此我們可以期待本文開端他所說的那句話的兌現。我們感到慶幸的是，「這種眼神」的散文風格雖沉鬱淒美，却不流於軟弱的呻吟，或者可以這麼說，巴金作品背後給他的「澎湃與熱情」，使到他的抒懷，有異於一般落葉黃花細雨式散文；而在思想認識上作者也比一般纖夢的文字傷感者為高深，這樣的文句，後者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我們憧憬着一個新社會，一個講實質講廉恥的社會，然後看着我們的祖國慢慢地盛強起來，把我們這一代人好好地教育。」（八頁）、「我最終將會隨着潮水的沖湧到達岸上的。」（十一頁）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何榮良在文字與節奏方面的實驗，如「另一種圖騰」中的：

「我還年輕呢我絕不屈服我有前程我有更多絢麗的夢幻與太白跋日墮子建七步成詩東坡邀我同往對稼軒高歌呵呵我還年輕。與君歌一曲譜君為我傾耳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我欲乘風歸去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哈哈太白我為酒醉子建我泣天邊東坡我又雄姿英發稼軒我是驕傲的我是驕傲的。」（廿九頁）

「我的朋友啊你別忘了我是一個硬骨頭寧願莊嚴焚滅墜崖而死絕不願忍辱偷生與你庸俗在這可悲的塵埃與你看別人眼色說話我怎能呢我怎能呢、你又如何與我跨虹奔風探霞與我同嘯世人皆醉唯我獨醒呢你如何呵呵朋友我仍不變的因我孤獨因我驕傲。」（三十頁）

這樣一口氣的文句難有跨虹奔風探霞的英氣雄姿！又如「長雨」中的：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一一九頁）

雨真的是綿綿不絕的長雨。

而何榮良的眼神，真的是不屈的眼神，跨虹奔風探霞時放射出刺人的鋒芒！

七六·四·六關丹

宋子衡的「五仁金腿」

原文發表處：南洋商報「讀者文藝」

原文發表日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十五日

宋子衡，大家對他不曾很陌生吧，他寫的小說，一向來，是很令人信任的。他的「宋子衡短篇」，是本很有份量的小說集子，我想，在一九七二年所出版的小說來說，他這本應算是最好的一本，最值得大家討論的一本。

宋子衡所寫的小說，很有深度，那些懶散不肯用心思的讀者，是品賞不出味道來的。作者最近（七五年十一月）在「讀者文藝」發表了一篇「五仁金腿」，這是一篇比較容易讀的小說。我所指的「容易」，並非指像看那些平平庸庸無味的作品一樣，大略讀過便會知道其「故事」。我始終都認為，讀小說，不是單要知道「故事內容」而已。

我發覺，作者宋子衡，很少寫像「五仁金腿」這樣的題材的。由題目看起來，只是平平凡凡的，讀者一看便知道其內容一定是寫有關中秋節的事。對的，其題材的確是很俗的，我之所以要談他這篇小說，就是因為他取材俗，但寫作技巧却不俗。值得一談。

「五仁金腿」的取材，在一般喜「現實」的讀者來說，它應該是再「現實」不過的了。

春分

在馬來西亞住了幾十年，從來不知道春分是那一天。反正常年皆夏，四季不分。只要不忘記清明掃墓，端午節有粽子吃，中秋節有月餅吃，過年更不用提，應景的花樣可多了。於是，我們只關心一年四節！

在加拿大，冬天太長，從去年十一月中旬就開始下雪，幾乎是隔幾天就有雪，積雪了達一百吋厚。風花雪月，原是詩人雅士引起靈感的主題。可是，天氣一冷，連頭腦也給凍到遲鈍了。我新來見雪，歡欣鼓舞，玩雪賞雪，為詩為文，也有幾分風雅。隔窗把酒，逸興翚飛；羨煞多少朋友。我更是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室外瑞雪紛飛，晶瑩皎潔，室內暖氣為春，輕鬆愉快。

怎知詩情畫意，偶一遇之，難能可貴；天天若是，日久自膩。

雪的確是美麗的：有千萬種風情。小者為雨點，大者為柳絮；形狀也各不同，疏密亦有不同；輕飄飄的，明晃晃的，白皚皚的；有時像有人在撒粉，有時像有人在拋紙屑；有時為煙為霧，有時為雨為霜。

然而雪就是雪，天不冷就不會下雪。天天有雪，到處是雪。雪的美麗的形象，便會因人們厭煩的情緒而變醜了，再加上是車陷在雪中開不動，雪堆在門前一定要去剷，雪滿窗櫺遮住了光綫之類，都是令人非常不愉快的。因此，雪，雪擁南關馬不前的時候，雪便可惡了。連我這個與雪無關的人，對於雪，也不敢再予偏愛。儘管它有千萬種風情，我卻也欣賞了千萬遍。偶爾我還會視而不見，或是見了也不過爲是！

於是，一聲春快來了，誰也興奮。報上用彩色製版照出暖室中培養出的鮮花來，至少眼看見這春來了！

春分的前一天，下了一天大雪，講誇張一點，可以說它爲鵝毛，氣溫是攝氏零下十五度。廣播電台一直報告：明天就開始春天了，明天就開始春天了。

春分那天，氣溫突然上升到攝氏十度，卻是整天的陰風細雨，黑沉沉的。路上和屋上的雪融了，而且隨着雨水流走了。汽車輪把馬路上的污水，飛濺到屋前白而潔的積雪上，點點斑斑，看起來真要使人作嘔。原想大開前門，迎入一點春風。然而春寒料峭，與氣內的氣溫相差仍遠，禁不住打了一個噴嚏。我忍不住要咒一聲：春風春雨愁煞人，天不管！

果爾春分帶來的只有風和雨，還有污水和泥漿，我仍留戀隆冬大雪。春分之後，竟然出了太陽，這是春天的太陽，像偉大的母愛一般的和煦和溫暖。只是這陽光隔着窗戶射進屋來，究竟與冬天的太陽有甚麼不同呢？

廣播電台又在廣播：今天和明天都會有太陽，只是溫度又在下降，今晚還會下點雪……春分之後下的雪，應該是春雪。春雪與冬雪又有甚麼不同呢？

「半生緣」隨寫

最近感冒在家裏，又讀「半生緣」，這回倒是一口氣三四日就讀完了。一面讀一面在恨世鈞，以前也不喜歡他，卻不似這次，我認爲曼楨後來的不幸，他是要負大部份的責任的。不過這也是當然說不清的，負甚麼責任呢，曼楨自己就不應該嫁了祝鴻才。一想起她婚後如何與他發生性行爲，就很爲她不憤……母愛沒有這麼偉大罷？或者，可是這樣使人咬牙切齒。我願意相信她經那一嚇一病之後，神智一直不清，所以含糊地嫁給祝鴻才。可是，她是應該一生一世拒絕與他性行爲的。兩性之間，就有這樣的問題，一方面講定是吃虧的，因爲深深種在每個人的觀念裏，也就只好一直繼續下去。

如果曼楨再勇敢一點，可以成爲一個新女性的典型，十分辛酸地，也有一點光榮。可是她心一軟，覺得「自己是無足重輕的，隨便怎樣處置她自己好像都沒有多大關係。譬如她已經死了」，這一段寫得很入微，如此大的心的轉捩，她也只由小處去寫。張愛玲寫女人寫得比男人好，恐怕就是這樣，換了是男作家，就寫不出那種心事。

開頭的時候叔惠的父母以爲曼楨是叔惠的女朋友，被世鈞搶了去，叔惠的父親說叔惠配不上曼楨。其實世鈞那裏又配上了，不說別的，男人這樣小器，叫人怎麼侍候。他一直懷疑曼楨命險，完全是婆媽心理，心裏有疑惑，也不開心見誠和曼楨討論，一個人在一旁氣，真沒出息。就算寫信去報紙的甚麼甚麼信箱要求指點迷津，人家還一定說他錯。他由始至終沒有和家裏表明自己和曼楨的關係，還拖入叔惠以圖使人混亂，也是不可原諒。我很懷疑他對曼楨的愛情，我想那不是太珍貴的，因爲連一點點光榮的感覺都沒有，他們只是以爲自己在愛着。

叔惠，世鈞和翠芝三個人的三角，我很想起「紅玫瑰與白玫瑰」。不過，老實說振保比較接近世鈞多過叔惠，都是「有點低能」的，那種生活在一起沒有太太樂趣的男人。「半生緣」裏寫得最精彩自是曼楨，可是張倒沒怎麼形容曼楨的衣飾體態，倒是翠芝化了好些筆墨。譬如世鈞回到南京，她來食飯，「穿着件翠藍竹布袍子，袍子裏微微露出裏面的杏黃銀花旗袍」，因爲知道大家想替她做媒，故意穿得隨便些，可見她的一言一行張都很細心計劃過。接近結尾時她又漂亮過一次，「換上一件藏青花綢旗袍，上面印有大朵的綠牡丹」，不知爲甚麼，我十分感慨。和這個男人，莫名其妙結合了，孩子也生了兩個。女人的大半生，都是這樣過的罷？

所以「半生緣」和其他張愛玲小說一樣，是這樣使人舒服，使人惆悵。這人對她的一切爭執，都是多餘的。因爲，就如世鈞當初送給曼楨的戒指，「他要是帶回家去仔細看看……那血液膠黏在絨線上，絨線全僵硬了，細看是可以看出來的」，假如是沒心人，再說也是白說，還不是一手扔了。一切好的作品都是如此，不是有多好，是你能得到多少。

這是一首想像力很豐富的詞；辛稼軒自己說，中秋夜晚飲酒時，友人告訴他，自古有人詠月，就是沒有人送月，於是，他靈機一動，仿效楚辭天問的問答體裁，寫了一首「送月」的詞。詞人騷客之自作多情，於此可見了！

秋季最後的一個節日是重陽節，九月初九。九月初九也是一個熱鬧的日子，有登高、佩茱萸、食蓬餌及飲菊花酒等習俗；據說茱萸可以辟除惡氣而禦初寒，蓬餌及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壽。

從民間的習俗來看，秋天確實是熱鬧喧嘩，一點也不亞於萬象更新的春天。但是，我們翻開最古老的一部字典時，就會發現，秋天完全充滿了蕭瑟的意味；爾雅釋天以「白藏」二字來訓解秋天，郭璞注說：「氣白而收藏。」意思是說，到了秋天的時候，萬物趨向於白色，快要到收藏的地步。儘管在秋天事，我們可以找到花色粉紅、葉綠如翠羽的八月海棠，可以找到白莖、紫黃花、可以為食的秋葵，也可以找到複葉，淡紅紫花的秋牡丹，更可以找到象徵隱者的高潔的菊花，但是，不管植物界、動物界或自然界，整個大自然都逐漸地在收斂、在收藏，以迎接隆冬的來臨。這種轉變，對人類的起居生活固然起了影響；對人類的精神和心靈，也產生了許多有形和無形的衝擊。

詩人騷客，似乎是人類裏神經最敏銳的一群；一葉落而知秋，還不是從文人的嘴裏吟出來？秋天的時候，屋樑上的燕子向南徙移，漠北的鴻雁到江南來棲息，蠶在吐絲，蟬在秋鳴；文人的多情，難道是能夠避免的嗎？最早傳達出這種多情的，似乎是戰國時代的宋玉；他在九辯這篇賦裏，曾經這麼哀鳴：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泱泱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懽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愴懷恨兮去故而就新。

〔語譯〕秋天涼風陣陣，吹得令人悲泣萬分呵！草木在凋零，在衰老，蕭蕭瑟瑟！你將要遠行，登高臨水，在這蕭瑟的秋天裏，送你回故鄉，心情是多麼的淒愴。天雖然高曠，氣雖然清明，但是，一切是那樣的空虛和無聊！河流的水逐漸稀少，山谷的水也逐漸清薄，我的心情呵，也在癱瘓、鬆散！寒氣中遠行的人呵，悲痛長泣；送走了故舊的老朋

友，迎接新友，悵惘又悵惘。

在這首賦裏，河流在悲秋，草木在悲秋，人也是在悲秋呵！草木是「蕭瑟」，天空是「沈寥」，潦水是「寂寥」；而人呢？悵悵、悵悵增歎、愴愴憤恨！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爲了一個「秋」字。文人是多情的嗎？

秋天的天空是空曠的，尤其是在夜晚，一輪明月，長空萬里；在這個時候，人類會驚悸於宇宙的浩大，萬物會戰慄於宇宙的空曠；在這個時候，縱使你萬古幽情，也會被它無情地洗塌、流盡！孟浩然有一首「秋宵月下有懷」的五律，寫盡了這種乾癟竭盡的無奈心情：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霑漑。
驚鵲棲不定，飛螢捲簾入。

庭槐寒影疏，鄰杵夜聲急。

佳期曠何許？望望空佇立！

喜鵲和螢火蟲，都是秋天才活躍的動物；在秋天的夜晚裏，明月高懸，這個時候，喜鵲不能安棲，螢火蟲突簾而入！而詩中的主角呢？懷念着佳期，佇立長思，任月光洗滌，任霜露浸蝕！宇宙的浩大，在空曠的秋天裏，更顯露出無情。

江淹燈賦有兩句話，說：「秋夜如歲，秋情如絲。」說秋夜長如一歲，那是詩人酒醉的話，秋夜何嘗特別長？不過，說秋天的情感纖細如絲，那倒是非常正確。秋天的景物變化得非常快，所以，文人想得特別多、特別快；曹丕有一首「雜詩」，很能表達出這情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回西流，三五正縱橫。

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甚麼時候沒有銀河（天漢）？甚麼時候沒有星斗？可是，只有秋天的銀河向西流，只有秋天的星斗才縱橫。甚麼時候沒有草蟲鳴？甚麼時候沒有鴻雁翔？可是，只有秋天的草蟲叫得悲傷，只有秋天的鴻雁是孤飛。爲甚麼會如此呢？爲甚麼會如此呢？只因爲北風陣陣涼、白露陣陣飄，只因爲清水太澄清、月光太明亮！睡又睡不着，想飛無翅，想渡無梁；這樣的夜晚，一秒如一日，一分如一月，一時如一季，一夜如一長歲呀！佇立在西窗下，承受一歲的悲傷，承受一年的幽情，中腸如何不會斷絕呢？曹不沒有說出悲思些甚麼，也沒有說出何以不能寐；但是，一股無法表達的幽情，竟是那麼纖細地貫徹全詩。

「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其實，這兩句話何只是曹丕的心聲而已！平日勞碌一生，甚麼時候才能得到翅膀？甚麼時候才能得到律梁呢？秋的來臨，表示一年又快結束了；但是，人類短促的生命呢？寒風在吹，冷霜在飄，甚至於月在照、蟬在鳴，那就是你的答案了。歐陽修寫了一首「秋聲賦」，竟畫龍點睛地把這層意思說出來了！話說有一天，歐陽修夜晚讀書，突然聽到一陣聲音從西南方傳來，起初是蕭瑟清淅，接着是澎湃奔騰，再接着是如狂風暴雨，歐陽修覺得很奇怪，就叫童子出去張望張望。童子回來報告說：「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歐陽修這個時候才發覺，原來是秋聲！於是，他爲秋聲留下這樣的記錄：

蓋夫秋之爲狀也：

其色慘淡，煙霏雲斂；

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其氣慄冽，砭人肌骨；

其意蕭條，山川寂寥。

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

歐陽信不但把秋の色、容、氣、意描寫出來，甚至於連秋的聲音也刻劃出來；這種本領，大概只有文人才做得到。秋來了，就會怎麼樣呢？

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那麼，我們人類呢？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

於中，必搖其精，而沉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

草木無情，遇到秋聲，尙且要飄零；人是有情的，平日還要憂思、勞形、耗精，遇到了秋聲，如何不衰老？如何不凋零呢，但是，寒風還是陣陣在吹，冷霜還是陣陣在飄，月還是在照，蟬還是在鳴！秋呵，是多麼的刻薄無情。

四月十四日

走近與睡覺

這是繼後的

你說話，用脚尖站着

很快樂做黑暗的

一部份

口唇變得疲倦

——走向疲勞的預曲

走近與睡罷

因為在早晨

當一位警察

偽扮成太陽

爬內房子里

和你的母親

偽扮成鳥兒

從樹上叫喚

你將穿上一件有罪的衣裳

和已被滅的崇高理想的鞋子

和拒絕咖啡

奔

所有的路程回

家

或者你會把我看成很不像樣，不過我現在正努力翻譯着英國現代詩人的詩，向我自己的生命交卷子。從一系列的「Penguin Modern Poets」里，我選了第十冊，裏面的羅芝是我第一位

選譯的詩人。我開始譯詩了，從我那一朵自戀跨內別人的相思里。

我想，我們對西方現代詩人的認識，實在太少了。我們認識 T. S. Eliot Years, William, 可是坦白地說一句，時代一定會向他們擲以無情，我們更逼切知道我們的 Contemporary。我的年青感受與時代。

我反反復復地吟着羅芝的詩，沒有像我以前唸白雷克 (Blake) 的激情，也沒有像唸李爾王的沉痛，只有一絲絲的悲涼與悲哀。羅芝的詩裏，沒有動人肺腑的感人故事，也沒有流淚的嘆息。讀 *Comeclose and Sleepnow* 時，一種幻影從我眼前飄過；早晨的太陽，母親的樹，宏高的理想，與家。這些不是我們的懷戀嗎？我們的懷戀，對了。Comeclose and Sleepnow。

記憶是傷人的，你該知道。而我能記起的，是你的手兒、眸子、與胸體。蒼白與蒼涼。羅芝總喜歡把幾個字合在一起，如 *Alotof*、如 *Comeclose*、如 *Happytree*，使人不能呼吸。雖然這並不是源之於他，不過還清新可愛。

在他另一首 *You and Your Strange Ways* 里，有這一樣一行：

My kisses are little more than functional

I Shll love you

You and your strange ways

我感到一種沉不住氣的快意，自己一個在斗室中輕笑起來。

這是我的第一站。我已譯了幾首 *Brian Pattern* 的。若有機會，我會毫不猶豫轉給愛讀詩的人。

溫瑞安

掛劍記

必須掛劍。然後假裝歡笑
才能浪蕩天涯。於是假設
有人不相信，因而拔劍：

一行就向天涯。劍道就是
人道，人道就是天道

替天行道，打擊邪惡

除了忍，還有靈氣

都是行自己的道

從此以後，長城到長安

襄陽到洛陽，風雪會中州

因爲一把劍，劍不平靖

但江湖無事，神州太平

可是你自己呢？

當千萬人催促你遠行

你遲遲疑疑，將槍未捨

此時你淚不淚落？

當天下衰老，連昔日你

生死同心的兄弟

也驟然出劍殺你

從江湖到武林

你後不後悔？

當你衝鋒殺敵勇不可當

而你部將盡皆歿亡

你回首看：沙塵滾滾

連援軍也為追擊你而來的

你投不投降？

當你最愛的人忽然遠去

沒有再見也沒有別離

懷念也成了不再

你傷不傷心？

你衰不衰老？

你恨不恨絕？

你左衝右突，向無敵手

在一場煞氣嚴霜的山峯

你刺殺了唯一能跟你一戰

白衣青襪，劍客高人

你成了那滿天星，冷月無聲
雪地無情：唯一而寂寞的高手
你跪倒下去，哭泣無盡
雪中，你投向山隘的那所
孤廟裏。以後劍光崢嶸
月夜裏，你三百劍
因吟三百詩，已不求追殺
那最大的惡敵，以及不提
一切傷心事

你在黃昏裏讀一卷詩
而讀着不覺春寒霧重
你望望天，你望望地
冷不防後面驟來的一擊
你飛身往懸崖猛墜
千槍百忙中你反身最後的
一劍！電閃而虹驚
穿了那久未誅滅的大敵的心

而英雄啊英雄，你墜入山水
風在狂嘯，你在狂吼
迎空爲瀑布，落地爲石頭
把身化爲一涓細泉
把劍擲爲一株白楊
把天下的寂靜化爲你自己的寂靜後

你以一聲巨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後在古樹下，黃昏前

也有白衣人在練劍

在白雲間飛來飛去

放下劍！你怒道：

必須把劍在那樹梢

掛上！否則天下許多傷心事

劍一拔出

齊齊飛襲！

稿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廿八日

沙禽

叩門

沒有理由的腳步

在欲雨的薄霧蟬聲的夜晚降臨陌生的城

踱過停頓的冷寂燈樓飄忽起舞的暗影

像叢林裏一片葉落輕輕泊向

沒有踪跡的深夜的小巷

兩排浸潤在夢中的

城池？

樓閣？

一扇唯一亮着的窗

虛掩的門

你在裏面

聽到外面

隱約的呼喚

以爲是

風吹草動

還是

有人來叩門

這麼夜了你說

平靜的聲調像林中一潭湖水的守候

一半疑惑一半期待

一半驚懼一半欣喜

彷彿知道

時間和約會 熟悉或陌生

都不重要

彷彿知道

天亮時許多門戶開向風塵僕僕的街道

許多街道引向灰飛烟滅的渡港

許多渡港航向入夜的回來或不回來

回來或不回來也不重要

就像叩門的音容降臨沒有踪跡的夜鏡裏

人去鏡空

我們知道沒人知道

鏡裏深處風雨的轉移

或者在另一個時空的輕微咳嗽裏

午夜夢迴或是挑燈守候

你在裏面
聽到外面
隱約的呼喚
以爲是
風吹草動
還是
有人來叩門

王潤華

山水哲學

上

遠山

崎嶇地睡着
而沒有石頭

古樹

一片蒼翠

而沒有枝椏

線水

悠悠流去

而沒有波浪

野人

永恆地望雲
而沒有眼睛

中

路走盡在

樹叢

溪流失在

烟霧中

岸斷絕成

古渡

水開瀾處

有遠帆

下

兩座山

把水壓成

澗

兩湖水

又將山逼成

崖

一九七四·南洋大學·

海涼

觀罷千佛寺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黍離篇」

我，終日坐在四面有山不是山的山上
看着，看野草如何爲明日而彎起腰
聽着，聽山下衆生如何爲鑄結一頂網
一頂人人欲逃而怎樣也逃不脫的塵網
而哭落哭盡無數震動的音符。

從何年起

但看那乘白蓮六牙白象到來的聖者

舉起一雙衆人皆求的聖手

手下處便是那團團的需呼

如今帶走了菩提樹下的串串恩慈

葉落處依然是滿地的荒徑
世尊，當你釋然離我而去
再找不到一隻知音的翠鳥
爲銜一葉菩提而降地普渡
那心已虛

根已斷絕

那零零落落的衆生

活着

只不過尋一個茫然的期待

不知多少世紀多少重復

衆生化泥爲石

只因石能化泥爲血

血腥便滴落到現代

現代啊現代

你就隨風月浮起

浮在心上

浮在浪上

浮在樣樣都驚悸的心浪上

告訴我，什麼地方最安靜

也告訴我，怎樣尋回安靜

醒着只是生着

生着只是活着

活着只是彈着

彈着只是嘶喊着

告訴我什麼地方沒有狗鳴和狼嗥

總不該把日懶結成一頂網

便戴上以估盡落日的塵埃

在日落後 你要踏黑尋路

你要背光尋緣

沒有音樂作伴

沒有紅蓮引路

你要獨自走

走千萬里路

在四面不是山的山上

讓火燒起

只要有火

萬物都有起點。

余
中
生

琵琶曲

坐着

一個年近六十的老翁

低着頭在彈奏一曲古調

愴愴然的一種象徵

沒有變化

射向過路的行人

殺住，一句聽不懂的鄉音

大概是湖南吧？

順着手指滑下

多少都在描寫他的童年

反芻着

一段變白的生命

叮叮叮叮叮

多麼刺激的意象

突然

轉身走了

讓一曲琵琶

在木椅上隱伏成蒼古

陳文立

風過葉下

你又在祈禱啦 是不是

從這裡解救出來

朦朧夜啊

又站在黃昏小門等你

艾文：信仰

時間始於午夜零時。 在對岸

在河央，尺八簫韻緩我脚步

我脚步徐徐，我方寸不亂

俯首，又想起那春洞庭

隔千里雲煙，薄了紅塵

聽風在葉群底下打更而過

我領着飄袂而來，掌心燈而來

河央流月嘩啦呵嘩啦

風衣後是一支紫色的秋水

草舍那扇門打開，年華挪步出來
拉浪草向蘆蒲耳語，輕輕

流螢挑燈赴約旗亭論禪機，悄悄
這疏籬曾有意收集曼殊的芒鞋

彷彿見詩人飛渡神山，那是當年？

當年苦行象徽，如夏後一束玫瑰

當年，葉和風只有愛情

今夕，風和葉只有情愛

我攤開肉掌，掌紋沒有出家

結果我髮叢長滿了露，串亮星光

原來我是浪子？身在此岸

生在此岸。休了休了

流水逝水，去罷去夏

我不迷惑任何一浪浪向波德申的潮

收簫插回腰際，也攔下洞庭

仰首，發現最後的蒼涼

在南方十字星度開墜落

我的紫風衣怎點不住風的穴道？

門和回路足可攔下我的長髮

驀然回首，門環便在

門外。

紅白

戀痕·湖邊·公園

①

蓮直深秋的水湄迭起、一朵、兩朵
楊柳輕曳、而鳥唱着

「歡迎你的來臨」

我惟有羞赧的低頭

垂手盼望游出曲橋的魚羣

多飄逸的浪人，正要睡去礁石旁
而風，給他一個輕輕的長吻

戀痕。自心靈嚙嚙抹亮那份祝福
音符一串串，一串串失調的童歌
那還是不能給你更了解詮釋

爲自己祈禱？一雙手握住
蕭風。羽鷗。假山
幾叢楊柳樹
成了抒情的主題了

一種意識的

昨日

湖邊

披白色雨衣，那時

愉悅穿過兩座石橋、卵石

(想着 想着)

你我都很年青

那時)

一個人的時候

爲甚麼要學流浪的浮雲？

同一片暮光踱來

都可記得 那些

甜笑

一些

笑容

詩經中的桑樹研究

詩經的成篇時代，雖然仍殘留有漁獵社會的行爲痕跡^①，然而在實際的發展狀態中，却已是進入了集約農業經濟型態的發展階段；因此各種農作物的名詞普遍地存在於三百篇之中，是很自然的現象。

然而，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詩經本身實是中國文學早期的成文藝術總集，這就表示在這些作品之中，是有着各式藝術表現技巧與手法的運用。對這方面的探討，近代學者曾頗有研究，本文就是在這樣一個角度與基礎上，嘗試對於原始農業社會中的一大主要經濟植物：桑樹在詩中的作用與象徵意義作一分析與探討。

桑，又名家桑、桑樹、葦、楛、楛，學名叫 *Morus alba* 形態爲喬木，爲中國最古之栽培樹類，原產於中國北部及中部^②；其主要作用，衆所週知，就是以其葉爲飼蠶的食料。這種經濟型態據說是始創於黃帝的妻子祖嫫的發明。

至於「桑」字在古代文獻中顯示的作用，主要有四種，就是作爲祭祀用的桑木，或作爲奉社的桑林，或田地之名，或爲動詞的採桑；此外，桑還在字形上譌而爲喪字^③。

在三百篇中，有出現「桑」字的詩篇，計有隳風的桑中、定之方中，衛風的氓，鄭風的

將仲子，齊風的十畝之間，秦風的黃鳥、東鄰，曹風的鵲鳩，豳風的七月、鷓鴣、東山；小雅的南山有台、黃鳥、小弁、桑扈、隰桑、白華；大雅的桑柔等等，數量可謂相當多。這裡，我們依次先對它們的性質作一般的綜合性分析。

據屈萬里「詩經釋義」對以上諸詩詩旨的分析，可分爲五類：

- (一) 言男女愛情者：桑中、氓、將仲子、隰桑、白華諸篇。
- (二) 詠王事之美者：定之方中、東鄰、鵲鳩、南山有台、桑扈。
- (三) 刺王事之失者：黃鳥（秦風）、小弁。
- (四) 述女事之作者：七月。

(五) 抒己之懷思者：十畝之間、鷓鴣、東山、黃鳥（小雅）、桑柔（大雅）。

然而我們若對這些詩篇加以進一步的歸納，實可歸爲二類，就是與婦女有關的詩篇及和王事（政治）有關的詩篇二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上述第一與第二項的概念之處延擴大、內容縮小，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後三類的詩篇盡分別歸諸於此二類之中。

如豳風「七月」一詩，「桑」字共有三見，即「遵彼微行，愛求柔桑」，「蠶月條桑」、「晞彼女桑」三者；在首句之後，隨以「殆及公子同歸」一語，婚嫁之氣氛濃冽；而二、三句之間有「以伐遠揚」之句，「伐」字在三百篇中大多帶有與男女間感情有關的象徵，如「汝墳」詩中的「伐其條枚」、「伐柯」中的「伐柯如何」等，若擴大砍伐的範圍至「刈」、「析」等詞，則此意更濃；所以，「七月」詩中的「桑」之用意不只與婦女有關，而且涉及婚嫁的關係，是可以歸諸第一類。

齊風的「十畝之間」，其用語詩意與鄭風的「出其東門」極爲相似，而「桑者」必爲婦女，故詩中的「桑者閒閒」一語，和「出其東門」中的「有女如雲」之說法可說是一樣的。因此，實亦應歸諸第一類。此外，豳風的「東山」一詩，雖是兵士思鄉之作，其中以桑蟲在桑之野以喻己之獨宿東下（其後段亦有以堆積的「粟薪」來比喻己之三年不見的漫長時光，可証此譬喻關係之存在），亦有男女間情性離合的意味在其中，所以也可歸諸首類。

其餘諸篇，則皆可歸諸與王事有關的詩篇之類中；如秦風「黃鳥」，雖然其「桑」字的出現，是爲了與下行的「子東仲行」（音杭）押韻，然而，「桑」字本身是帶有一定的神聖

意義（這一點下文將有詳析），而黃鳥在詩中的出現往往是不好的預象，故黃鳥于桑的情況，與詩序所云的「哀穆公以從死」的情形是相當配合的，故而桑在此詩中的出現，應該是具有雙重作用，而不是單只是押韻的作用與關係。小雅的「黃鳥」中之「桑」字，其作用與秦風「黃鳥」亦為相似。小雅「小弁」的「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屈萬里引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育蠶）、梓以送死（爲棺）」，此桑梓必恭之義也」，故此句之意即含有與生死有關的神聖意義，與我們下文將分析的桑之神聖性相符合。大雅的「桑柔」所云的「猗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亦有此意。只有曹風「鷓鴣」一篇，「桑土」在詩中的作用爲未雨綢繆之意，若此詩依尙書金縢之說解爲周公貽成王之作，則與本文之意合，惟詩中並無任何語句可佐証此說，詩義不明，故此暫且存而不記。

在對有關詩篇初步分析與歸納的基礎上，我們轉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問題，就是「桑」在原始意義中除了經濟意義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象徵意義。

根據古籍記載，最早可見與「桑」有密切關係的是殷人；「淮南子」卷十九「脩務」篇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慎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呂氏春秋」「順民篇」亦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此桑林據「左傳」襄公十年引「尙書大傳」訓之爲「桑林之社」，「藝文類聚」十二引「帝王世紀」同；「路史餘論」六曰：「桑林者社也」；由此可知其爲具有宗教性意味的「社」。

甚至周朝天殷而有天下之后，對於殷人崇奉桑林的宗教信仰仍不敢摧毀，而特准其祭祀之存在；如「呂氏春秋」卷十二「誠廉」篇云：「武王即位，觀周德……又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候，守殷長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又卷十五「慎大」篇云：「武王勝殷……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曰：「六月庚武，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由這些記載，可知桑林實爲殷代之社樹；劉節且認爲「后來的『宋』就都于『桑林』……而宋字從木，讀如桑聲」④；楊寬且進一步認爲商、宋、木、桑等字，皆有聲類上的關係⑤，是則殷民族早期名稱之所以

名為「商」，自始就和桑樹有關，這一點也可以從兩個古代神話中略見其痕跡。

據「拾遺記」卷二殷湯條說簡狄在桑野拾得鳥卵而生契，是為殷商之始祖的由來，而其地點則是在「桑野」的地方；此外，許多古代的帝王聖人亦多生於桑地，如「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即記伊尹生於空桑之中；「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御覽」卷九百五十五引春秋演孔圖云：「生（孔）立於空桑」，「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一亦記此事；此二者一為殷代名相，一為殷人後裔，由此可見殷人與桑在生命在生命的神秘性中之密切關係。

另一個神話就是所謂十日神話中日出扶桑的故事；據「山海經」「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大荒東經」亦曰：「湯谷上有扶木」，這種太陽從樹上出來的想法，可能是觀察日出所得，如中國的「東」字，據「說文」引官簿說是「從日在木中」，正是這種情形的表現。這個神話的意義有二；首先，據李宗侗的說法，神主是從祀火儀式演變得來，那麼桑和神主的關係實可推到桑和火（太陽）的關係，所以殷人的崇敬桑樹，與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太陽崇拜之情況是相似的；此外「山海經」「大荒南經」郭璞註引歸藏所說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這種說法中也說明了空桑是與太陽有關。其次，據日人杉本直治的考証，認為扶桑神話乃起源於山東，李濟之從古史考証中認為：「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原始於山東境內」，這種地理上的合同，表明了扶桑神話與殷民族是有關係的；此外，東方之地也多有以桑為名，如「淮南子」「墜形」篇云：「東方曰桑野」（此解可與上引拾遺記狄簡生契說相合），「山海經」之「空桑之山」也在其「東山經」內。⑤

根據上引古籍所見，桑樹與殷民族在傳說中的由來之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故而「桑」乃成為殷代的社樹。「淮南子」卷十七「說林」云：「桑林生臂手」，更把桑林作為神名。

另一方面，「桑林」在古籍中亦有作為樂名者，如「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於桑林」，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之樂也」；「莊子」卷二「養生主」亦載：「合於桑林之舞」，司馬彪注曰：「湯樂名」，崔驥註為：「宋舞樂名」，這種作為樂名的「桑林」，據陳炳良的說法，是以殷人在桑林中祭祖時所用的舞樂為名的一種舞樂，嚴格說來，也是與宗教意義的「桑林」有關。⑥

這是桑林在神話意義中的象徵；在另一方面，把桑林那種生命性的意義擴大，我們可以發現，桑林又帶有求嗣的意義，並且成爲男女相會的地方；如「墨子」卷八「明鬼」下云：「燕之有祖，與齊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這種情形的發生，從神話根據來說，除了前述狄簡有桑野食卵生契的故事之外，「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所引「春秋元命苞」亦云：「姜嫄遊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生稷」；「路史后記」卷九上註引亦有此說（日人小林太郎曾据此而論証詩閼宮，生民二篇爲祭祀之詩），這可以看到當時桑林與生命的產生有關的傳說是存在的。而這種神話傳說的出現，也是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因素，這種心理因素即是繁殖崇拜的問題。

據張光直的說法，「同類相生」是原始民族常見的哲理，使用在宗教祭儀上，就是普遍於世界的「婦女繁殖」與「土地豐收」相關的信仰。大地之生魚、獸、農作物，與婦女之產子是同一範疇的事件②，正如 G. V. Vaillant 所指出：「農業民族的宗教之一項普遍的觀念是一種女性原則的觀念，或是生殖力量的觀念，而與生長和繁殖是密切地結合」③。E. R. Hughes 與 K. Hughes 在「中國的宗教」一書中也認爲：「地被認爲是給予者，生命的源泉，由之而來作物的豐收和婦女的繁殖」④；高本漢在「古代中國的繁殖象徵」一文中，根據仰韶村所發現的陶器，証明了古代的生殖器崇拜，並解釋它爲一種繁殖之祀（Fecundity cult），而繁殖之祀與祈求穀物豐收之祀（Fertility cult）有密切的關係；生殖器崇拜可說是爲祖祭之始，祈年之祀則爲社祀之始；而古人祀年祭社（地、陰）而不祭天（陽），正足以表示農業祭與女性的關係近而與男性的關係遠。⑤

這種社會心理的形成也可以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根據翦伯贊的說法，認爲母系氏族發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女性在原始共同體經濟體制中所佔有着重要性地位所致⑥；而採桑養蠶，即爲此一經濟體制中一極重要的部分，它乃婦女所專司之職，故此是很容易與婦女相結合爲同一象徵，形成其崇高的地位；進一步，通過宗彜觀念的形成過程，乃使到作爲土地之神的作用與生殖象徵的婦女共同具有被崇拜的神聖意味。

張光直在「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一值得注意之點，爲中國創世神話富有強烈的農業民族的色彩，對男女性的生殖力的注意及太陽崇拜……是農業民族

常有的特徵。農業從新石器時代起一直到現代在華北，一直在生活中佔支配性的地位，因此創世神話中農業色彩自然濃厚了」⑤。這段話語實可爲以上論述之綜括性說明。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桑」這一植物在古代神話的象徵中所佔有的重要性地位，這包括了太陽崇拜及繁殖象徵的兩重意義，這兩者都具有濃烈的生命來源之氣息，因此，使到殷人把桑樹與其遠祖的氏族起源相結合，而把桑樹視爲神聖的代表。

這種氏族起源與太陽崇拜的象徵在殷有天下之時自然是被列爲最神聖的祭祀對象，如湯在天下大旱時便是以身禱於桑林；到了周朝，「相率桑林」除了成爲殷的后人「守殷常祀」的象徵與任務之外，其繁殖性象徵也同時存在，而具體化爲男女相會和求嗣的地方；是故王嘉「拾遺記」卷一少昊條曰：「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此即詩經邶風「桑中」所云：「期我乎桑中」之意，亦即「墨子」「明鬼」篇「此男女之屬而觀也」之謂。

這兩種現象也就是桑樹在生命的來源之神聖性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兩種具體性象徵意義的說明，即由于太陽崇拜及始祖之源的關係而使「桑」成爲與王事政治有關的事物，同時，桑的另一面繁殖性象徵也發展而成爲與婦女有關的愛情的符號。

這裡我們就把這個分析的結果與前面所引舉的兩類詩篇加以結合起來作爲印証。

有關愛情的詩篇，如「桑中」的「期我乎桑中」爲男女相悅之詩，「氓」的「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之落矣，其黃且隕」等句爲棄婦自怨之詩；「將仲子」的「無折我樹桑」爲女子拒人求愛之詩；「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即見君子，其樂如何」，亦爲男女相悅之辭；「白華」的「樵彼桑薪」，乃婦人思夫之作；甚至魯頌中的「泮水」所言之「食我桑黹」，可能就是指周室和淮夷之間和親的關係（因衛風「氓」也是用食桑葚來代表取女子爲妻）。

而王事中之美詩，如「定之方中」，即云衛文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靈雨即零……說于桑田」，這裡不只表現了頌美之意，而且在言建國的過程中也帶有極濃厚的宗祀意味；「東鄰」的「阪有桑，隰有楊」，和小雅「南山有台」的「南山有桑，北山有楊」的格調近似，皆乃頌所樂見之君子之意；「鵲鳩」以「鵲鳩在桑」來美在位者，「桑扈」以「交交

桑扈，有鶯其羽」來頌天子；這些顯然都是以其神話象徵與現實權威結合的表現。小雅「小弁」的「維桑與梓，必恭必敬」可說為最好的說明了。

此外，我們前面分析過的「十畝之閒」，兩篇「黃鳥」，「七月」，「東山」、「桑柔」等篇，其言情傷時中所應用的「桑」之意義，都與上述兩類象徵意義均大致相同。

所以綜觀前述，我們可以說，「桑」這一植物，在詩經中的象徵性作用，可說是與植物崇拜有密切的關係；其實在各國的神話中，樹木是常被作為神聖的代表，如「Frasar」的「金枝」一書就是這方面的最好說明；因此，廣義的說，桑樹在詩經中的表現，可以說是一種「神話原型」(Archetype) 在詩經中展現的形式；易言之，此一象徵意象的存在與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如楊格 (G. G. Jung) 所說的種族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 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與意義的。

〔註〕

〔一〕這一點從詩經中許多詩篇裡的婦女在採集、捕漁的母題與男士狩獵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來。

① 參考陸文郁：詩草木今釋。

② 說見聞一多全集第二冊：古典新義，釋桑。

③ 見劉節：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論，一三五頁。

④ 古史辨第七冊上篇，二零二頁。

⑤ 參見管東貴：中國古代十日神話之研究。

⑥ 陳炳良：中國古代神話新釋兩則。

⑦ 張光直：中國遠古時代儀式生活之若干資料。

⑧ G. V. Vaillant : *Too Aztecs of Mexico*, pg. 50—53.

⑨ E. R. Hughes & K. Hughes : *Religion in China*, pg. 15.

⑩ B. Karlgren : *Some Recurrent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⑪ 翦伯贊：中國史論集，論中國的母系社會。

⑫ 張光直：中國創世神話之分析與古史研究。

——完——

一個瘋狂畫匠的獨白

我的個子矮小，五官有點不端正，眼睛就一個大一個小，鼻子又小又扁，嘴巴還有點歪；依相命學，我是屬於破像，落魄格。但，我不相信這一套，我相信九破一好即够。我的—好，是我比一般人，甚至一般畫家有靈活的頭腦，精於鑽營的伎倆。哼，憑這點，就可以抵得過其他的破格。

我很可憐那批名正言順的畫家，他們辛辛苦苦學得一門技藝，就優裏優氣地想藉此表現他們的思想，理想，或矯正世俗觀念，導遊大眾於高雅之堂——哼，虛渺的一套，太不識時務。我才不像他們的「白癡」，我腳踏實地，眼觀世勢，緣合人情（我要註明一下，有勢力權位人士的人情而已），向有利的方向投下我的資本。所以我學畫，一開始就學人像，我知道如果我掌握人像的技巧，絕不愁沒有飯吃；甚至鑽營得術，大刮其龍，弄個封侯封爵，也易如反掌。這話是怎樣說呢？或許有不少正人還不懂，聽我詳細道來。豪門貴士，權世位家，誰不想留個尊容於千古；我能傳其容，逼真如彩色幻燈片，並假以藝術家手筆，那怕他們不乖乖把鈔票送上門來。不鈔票也可以，精於登龍的人，當然也精於委婉其術，O. K.，免費跟他畫像，送個銜頭來交換如何？有權有勢的人士，當然有辦法決定諸如此類的交易。金

錢增加我的享受，銜頭提高我的社會地位，兩者皆能滿足我的慾望，而他們得到一幅能流傳千古的畫像，皆大歡喜，哈、哈、哈……所以啦，人家到外國學畫，頂多撈到一個碩士；我就撈到爵士、將軍獎一大批。現代大師畢卡索的列寧和平獎，比之於我，還有一段距離呢！雖然我們同屬於矮子型。

單靠鑽營還是不夠，在現代商業化的社會裡，宣傳是一件犀利的工具，我必要善加以利用。爲了抬高身份，裝些門面，是絕不可少，所以一有機會面對記者，我就大談我在巴黎苦學的經歷，例如說我爲洞悉人體的骨格結構，肌理組織，不惜掩鼻進屍房畫屍體。達文西畫了很多人體器官組織的解剖圖，藍布蘭也畫過人體解剖圖，他們都是藝術大師；當然我也得放出畫屍體的風聲，讓讀者聯想到我所下的功夫不亞於古典大師，我的成就當有超越他們之勢呢！誰還敢瞧不起我，那批畫現代畫的瘋子，才會敬而遠之，不敢惹我呢。

我討厭那批講究創新，別出心裁取勝的現代派畫家；的確，我恨他們入骨，所以我罵他們爲「瘋子」。如果我不挫折他們，讓他們的作風得令，那我畫人像這套還有飯吃嗎？他們反對畫像，他們厭惡抄自然形象，所持的是他們有卓越的想像力；我在這方面坦白說自嘆不如，若要吾道斗勝他們，必須先下手毀他們的聲譽，說他們都是瘋子，最恰當不過，哈哈，瘋子還能畫出什麼東西。他們反罵我的畫像有如照像機，頗使我煩惱。的確，我會經利用照像來畫像，例如我臨羅浮宮裡的夢娜麗莎，就假彩色幻燈照片起稿，敷色，不過無論如何都不能逼真，虧得他們說抄都抄得不像，拿原畫印幾千張也不過是瞬息的時間。他們又故意說，我的人像畫也如死人般僵硬，可惡之極；你們說，我該不該恨他們入骨？

還有那批未出過國門的畫家，因我得到爵士，將軍獎這些銜頭，就從心底妒忌，說我是騙來的。即使是騙也得有騙的本事嗎。爲什麼他們不去騙一個。他們說不稀罕，畫是看作品，不看銜頭。傻瓜也，幾個人懂得畫，連我本身躲在羅浮宮十年都瞞查得的，對任何畫派都一竅不通，何況普通市民。普通市民當然只看銜頭，名聲罷了。銜頭大，名聲响，隨便簽個名都是傑作，所以我的宗旨是先弄銜頭，鼓吹聲名，畫藝還在其次。

我的畫展，非請大人物開幕不可，大人物懂得什麼藝術，他絕不會搭飛機往巴黎調查我的銜頭；報館記者，更沒有那份閒情去調查我的學歷。我嘴巴講什麼，他們就聽什麼。只有

那批正名的畫家提出非議而已。除在報紙上放些屁外，他們又能奈我何。如果我肯化錢，我還可以請個律師告他們譏謗罪，要求賠償，額外地撈一筆，不也快哉！

那些不識時務的同行，我早就瞧不起他們，他們鑽營無術，沒有本事到巴黎去混，井底之蛙，畫些懷鄉之情的柑榜亞答厝，成何體統，還強之為熱帶風光。比之於我的國際化，古今抄襲化，真有天淵之別。我是綜合古典大師於一爐的藝術家。我喜歡叫我自己為藝術家，因為我在法語裡學到藝術家比畫家偉大得多。藝術家除精畫外，天文、地理、歷史、政治、音樂、科學、哲學等等也精通；畫家只會畫畫而已。雖然我除人像外，文不能寫，講話尚有不倫不類，天文、音樂、哲學、科學更一竅不通，但我深信羅素所說，買通三百人，天天叫你藝術家，你就自然而被人相信是藝術家。這是現代宣傳術，我不道破，也無人知。

我對我的個展存着極奢侈的看法，人多來看並非我所愁；確實情況觀眾不多，這點可能是那批不滿我的井蛙履行反宣傳的結果。我不在乎觀眾之多。我所要的是有錢有地位的觀眾。他們來，我才生意興隆，我可以向他們展開畫像的說服。每件半身像千元，全身兩千，畫展後的訂單才是我所愁。他們懂什麼？以為少人觀賞就是失敗。去你的，老子的妙計，那是他們猜得透。

某報不登我的畫照，雖經過有勢力人士的遊說，還是不登，該編輯好像很斗胆，也可能聽信了一些井蛙的話。改天，我要給他點顏色看。那批不來觀禮的畫家，有得他們好看。我遇到他們我就不睬他們，當他們不存在。他們憑什麼不賞臉。他們試想孤立我，讓我沒有朋友，會成功嗎？我才不稀罕和他們作朋友，窮酸像，買得起我的臨古之作嗎？有錢講得起我畫像嗎？俗說「樹大招風」，我就是一棵大樹，無怪他們人人想我倒，我偏不倒，我偏屹立着。

有友人跟我說：「你在這裡呆不下，樹敵太多。」有什麼要緊，新加坡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地方，我呆不下，混不了，再回巴黎去，啃麵包，喝白開水；進羅浮宮嬉皮笑臉兜遊客買臨古之作，也餓不死的。說不定幾年後，我在舊貨攤揀到一頂皇冠戴，成為某某畫家皇帝，那怕他們不下跪，叩頭，哈哈！

歲末隨筆

在我的記憶裏，每一個農曆年都是紅色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被染色了。一直到長大成人，怎樣也揮不去。這片紅色，濃如一團春意，暖如一牆爐火。歲末時候，感覺裏，總有一團紅色圈緊我。我想是爆竹紅圈起的，還有傳統的紅包。圈緊着的我已不再是孩童時，一件新衣和紅包就喜悅的單純。從單純到寂寞到孤獨到成熟，現在已淡泊自如了。每一個人都在紅包和爆竹紅裏逐年長大，成熟。長大以後才知道農曆年已不再是一個節日，而是整個生命。你看見歲月消逝，也看見時間走來。

除了爆竹紅以外，我也想及黑夜裏堆起的熊熊野火，開滿紅花綠葉的花圃。在這個曾經古典今是現代的傳統節日裡，我們該想些什麼該做些什麼！想我們的國家，生命和歷史，世界的紛紛擾擾……。站在兩個年的交接處，有點像坐在吉隆坡火車站的列車裡，向南揮手，轟轟北上。人雖北上，卻向南遙望，心裏充塞着過去和未來的感受。天地雖大卻好像只剩下這麼一個火車站。火車北上時，恍惚裡又像是南下，多麼難割捨的人生。叫人感到幸福，也叫人落淚。

大年夜還未來到，大紅燈籠已把農曆年掛得又溫馨又濃郁。那種氣氛把人映得色彩繽紛

。在繽紛裡，夜把人擁得如此充實。我也想到，我身上流着的血液和大年夜一樣的殷紅。

想往年，可以放爆竹。在板城，車子經過板榔律時，整條馬路都是紅的。在關仔角，爆竹紅舖滿人行道。防波堤上，你看見，那是真正的新年了，已經向你走來。

想及節日就逼在眉睫，搖個電話給振軒問他在那裡過年，他說回司南馬，順道渡海去板城。想到輝不知是在怡保還是回板島。感觸頗多，節日把大家吹得行色匆匆。走過，我看見巴士和德士車站的苦候，火車站裏的人潮。一片匆匆，有回家的，也有踏上旅程的，揉合着些許孤獨和寂寞。看盡一屋屋的燈色，每一家的飯桌都是圓的嗎！月有陰晴圓缺。年輕的一代，在時空的沖擊下，飄零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只剩下弦月和下弦月。甚至只有彎彎的一連弧線。你的周圍，處處燈火，家家掛起大紅燈籠。

我的年曾在玻璃市過，也在馬泰邊境過，更在泰國和星加坡。跟着是板島和吉隆坡團圓雖沒成絕響，卻也支離破碎。除夕晚大年夜有人在加拿大渡過，有人在日本寫歲。其實想想，不論你是在湄南河，或是泰晤士河，世界是圓的，每條河流都匯向大海，大家都在團圓更何況是南下北上，東西背立，都是我們的馬來西亞。

每個十七八歲的孩子都易感節日的寂寞孤獨的守歲。其實生命本身沒有孤獨，節日不幸是個多感的孩子。在某個晚上或深夜讓你如此赤裸的透視自己。當節日走過以後，大家都會長大。

記得有一年，大年夜，過板榔律去找輝他正穿一件背心，獨自坐在燈下做微積分。就爲了那隻穿着背心的身影，我寫了一篇散文給他，至今仍沒有忘記。

年卅晚，梅從板島坐夜機來吉隆坡。晚上十點半，她從峇六拜機場起飛。十點卅分，我也從八打靈坐車往梳邦機場。一路上，路上閃爍的車燈好像熱鬧多了，又似乎比平時清冷踏上月台的時候，有一架中華航空的客機正在起飛。可是載着異鄉人回返台北市。在機場跑道上的燈火很整齊的向遠方伸延，越遠越淡。和八打靈的燈光遙遙映輝，你所看見的是異鄉人的落拓還是家園的燈火。飛機一起一落，是相聚還是分飛。抬頭望，這些飛鳥盡在空中，呼嘯來去。世界好像離得那麼遠，卻又在眼中。你只眨一下眼睫，那隻華航已在台灣的上空，或者台北市了。

十一時零五分，一團強烈的燈光在黑暗的天空裡閃爍，一隻飛鳥徐徐下降，很準時。抵島到吉隆坡，三十五分鐘。人類的文明已把距離全縮在眼眶內，世界雖大，也只不過是藍天白雲而已。

看着梅從機艙走出來，我不知道那是屬於相聚還是團圓。只有我們二個人家遠在跑道的另一端。節日是什麼我已不知道。或者只是一個匆匆走過的行人，你好像已忘記，卻又記得那麼清楚。

梅帶來了二支洋燭，足夠燃燒到黎明。除夕晚零時，兔子悄悄走過，龍乘雲而來對着滿房燭光，我不想說什麼！把一切都擁進眼裏，塞滿心間。兩支燭光靜靜的在守歲。

七六年大年夜。

關窗與開窗之間

我須把窗戶關閉，我得把窗戶關閉，把窗戶關閉。我跳了起來，把一根根陽光推出去。不是陽光不溫暖，是那窗戶擠進來街巷污染了的空氣，它會彈起我的神經，讓我的肺充血，並咳嗽整日。

黑夜就走進了我的斗室，並企圖注流入我的心房。我不喜歡黑暗，我閉起雙眼把黑暗推出。沒有光芒，只感到一股冷風在身邊轉呵轉。我坐在虛無，感到孤寂撞擊心房時所引起的巨痛。嘆息在心房流彈地竄逃，沉重的黑壓着……：

氧氣逐漸淡薄，二氧化碳一吋吋地從腳趾爬上。呼吸越來越急越重，我的手指不由伸起指同窗。

夜還是那樣黑。雙眼固執地欲把黑暗推出。得不到在何慰藉，我渴，感到二氧化碳的手指勒住我的頸項。我站起。

我一拳擊向窗戶，污氣及陽光也一拳迎面擊來。我跌倒。那刺目的光把淚水從我緊閉的着眼睛擠出。

遠外，淚匯成河，却找不到流向，在那兒直轉。

雨在五月潑打着

五月，雨是悄悄地來，如一個頑皮的小孩，悄悄地到了窗下，不知什麼時候，又不聲不響地離開了。只是在五月，頻頻而來，初時令人在心中泛起一陣驚喜，多了便漸漸煩了。也許這雨，對農夫來說是欣賞的興奮的，但對一般人，總有一層濕潮潮的感覺，到處都是淋漓漓，不知何時才能見到陽光。整個天灰濛濛得如嚴冬時的清晨，推開窗，教人把一點點的明朗也自心中消失了。這雨，有如在無意中找出了一件想了好久的衣服，初看清新爽涼，久了就有一時發霉的感覺，拂不去的使人手足失措的煩惱。

有時，早晨是茫茫的雲霧遮天，便抓把傘上課；而下午卻是熱辣辣的大太陽，照得人汗流挾背，頭暈腦漲。有幾次，早上是一片明朗的天，陽光自東邊溫和地顯示着一個晴朗的白天，便把在房裏掛了好久的半乾濕衣服全拿去院子晒，預期下課回來就是乾衣服了。誰知在教室裏忽感覺隱隱約約有噪音在外面穿梭不息，緊掩的玻璃窗上也似乎有東西輕打得叮叮响。一抬頭，迎面是一窗水珠，推開窗，雨就在外面下着，細細地如穿織的網，斜斜地垂掛至下面冷冷的校園。大道上的兩排大玉椰，濕濕漉漉，整幅雨景，除了雨，只有輕微的亮在迷茫着的燈光。這等雨，不會很大，只一味浙浙瀝瀝地下，有時看它停了，天還是迷濛得化不開，只一會又悄悄地潑來一窗一窗水珠。五月，一切都是濕濕的，都要讓人存有一些煩憂在中心中慢慢嚼嚼，嚼出陳年的往事，嚼出雨季的淒清。撐一把傘吧，撐起一把濕濕的記憶，在提傘回家的道上告訴自己告訴雨，撐一把淡淡的愁吧。太多的回憶總在雨中浮上來，五月的

雨，故鄉的雨。此刻一提起雨就感覺重重的寒意，而童年時遇雨時脫掉衣服在田野中奔跑的那股狂歡呢？我不禁爲自己逐漸的長大而感到悲哀。

連連續續的，張傘總比合傘的時候多。本來在逐漸熱起來的天氣中，街邊都出現了一攤攤的西瓜和冷飲，齊齊交織着入夜的熱鬧。而在飯後總喜歡和朋友各執一片紅西瓜，一面大口啃咬，一面緩緩步行回家；看高高低低的屋頂上的晚雲，一群鴿子飛過去，又一群鴿子飛過來；有時在無意間還可以在台北衆多高低的屋頂上，看見圓而紅的夕陽，如剪貼般似地貼在微茫的天空。整個黃昏是一片安詳和寧靜。而雨來了，每個撐傘的總是匆匆而過，一街的西瓜和冷飲還有很多其他的都不見了。一片潮濕外是一座座重疊着桌椅的無人攤子，旁邊一些凌亂的垃圾。兩三人撐着傘走過，另外有三兩人站在屋簷下躲雨。一片又一片的迷濛，一陣又一陣的冷風，街燈朦朧如一盞盞微小的古燈籠，點綴着淒清的景象。

五月的雨，讓人在夜裏聽着，院子裏葉响的聲音，雨激紗窗的聲音，雨打在屋瓦上達達的聲音，總令人想起，想起遠方的家鄉，那一片土地，終年讓雨拍打着山河。重重地勾起鄉愁，一種愉痛痛病，輾轉難眠，爲的是遠離父母。夜裏的雨聲，一些與與亡亡的朝代都在裏面，一切的生生死死也在裏面。此時有誰會獨自從床上坐起，披上雨衣撐起傘，到外面去感受天地間的滄桑？有誰會在子夜踽踽獨行，沿街尋找屋簷下因雨而回不了家的路人，讓他和你肩並肩同擠在傘下送他回家，以自己一丁點兒熱誠，在整個世界的冷涼中溫暖別人。有誰呢？也許黑暗的街頭，有一個看不清楚的背影，撐着傘在那兒等待，是在等待自己的子兒，從遠方趕回來過節日的孩子？是在等待自己的父母，從鄉下捎信來說今天北上而未到的父母？抑或趕夜班未歸的丈夫？

五月，像是整個雨季不斷，已過了大半個月了雨還在蕭蕭地把整個天地弄得濕漉漉的，把整個記憶都惻惻地喚出來。五月的雨，故鄉的雨，從孩提開始，雨一直在落，落在少年，落在現在。重重疊疊的許多雨，許多記憶。五月的雨，午夜的雨，悄悄地來，來自隔山隔海的一片土地上；帶來風，帶來夢，帶來一次次苦澀的失眠。失眠失眠是樹葉上的雨，是屋瓦上的雨，雨驟時如千萬萬的馬蹄，踏過來踏過去。連連續續，五月的雨不斷。不斷的雨仍是故鄉的雨，天仍是灰濛的天，記憶不再是記憶。

英瑪·柏格曼作

李南衡譯

野草莓

(中)

我們的車子，在極大的右轉彎，我緊靠左邊行駛，就在剎那間，一輛黑色小車急速地衝過來。我還有時間看馬麗安用右手頂着玻璃窗，同時我聽到沙拉尖聲大叫。我馬上用勁踩住煞車。我們這部大車一滑到左邊，衝到路旁的草地。那部黑車在一陣叫騾聲中消失了。它滾翻掉進右邊路旁的一條深溝裡去了。我們驚惶地相望。有驚無險，沒有人受傷。而那部車子所留下來的，就是在路面上印上了幾條厚而黑的車輪痕跡和幾個大的煞車輪印子。在不遠的地方，從深溝中冒出兩個車前輪，還在那兒旋轉不停。

我們所有的人立即跑過去，都楞住了。這部翻車的收音機還在唱着清晨頌讚聖歌。兩個人從水溝裡爬起來，一男一女，還在大吵大鬧，眼看就要打起來。當他們一看到我們在觀望他們時，立刻休戰，這個男的一跛一跛地走過來。

阿爾曼（以下簡稱阿）：您們好嗎？我們沒話可說。全怪我們。我們沒有什麼可推諉的了。是我太太開的車子。您們都安好沒事吧？沒有人受傷吧？謝天謝地。

他神經兮兮地嘀咕着，取下眼鏡而後又戴上。以受驚的眼神看我們。

阿：準兇手理該通名報姓。阿爾曼就是我。我是斯德哥爾摩電力公司的工程師。後邊這個是我太太

珀莉。她以前是演戲的，我們正在討論這事的時候，車子就……就……就……

他停下來做作地笑一笑，向他太太揮手。她動都沒動一下，於是他就一跛一跛地跛回她那裡。

伊：你的腿怎麼了？

阿：不是這次弄壞的。我已跛了好多年。不幸，照我太太說的，我殘廢的還不僅僅是腳，還多着呢。來吧，珀莉，向他們道個歉嘛。

這個女人鼓足了勇氣，雖然她身裁臃腫，但還是很快地挪個來。

珀莉（以下簡稱珀）：請你們，誠心誠意地請你們原諒我，就像小孩子講話一樣。這錯全在我。我正要打我先生一拳時，就看到那個轉彎。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上帝很快地就懲罰某種人——或者你認為怎麼樣？司丹？你是天主教徒。

伊：我們大概該瞧瞧你的車子了，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弄好。

阿：請別勞煩你們了。拜託拜託。

珀：尊口是不是可以閉上，親愛的司丹。有的人是一點都不自私自利的，說來你都不會相信。

阿：我太太有點神經兮兮的。我們都休克過的，我是說休克。

他又笑了一笑，又取下他的眼鏡又戴上。兩個年輕人已跳進水溝，試着要把車子抬起來。馬麗安跑回我們車子那裡，把車子倒回路上來。用我經常放在行李座裡的那條大繩子拖起那部車子使它擺正。稍爲有點起動了。阿爾曼有點喜形於色，脫掉夾克，捲起襯衫袖子，和沙拉、維克多、安德斯他們並肩推車子。

珀：注意看我們這位工程師，看他怎麼跟這些年輕小伙子比比力氣，看他在漂亮小姐面前怎麼個表現法子，他那鬆弛的肌肉都緊張起來了。親愛的司丹，小心啊，可別拚掉你的老命啊！

阿：我太太老喜歡在生人面前叫我出醜。我隨她去——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

我們又拉又推的，突然這車子就上來了。這時候，收音機當然不響了。阿爾曼就在駕駛座位上坐下來，開始發動馬達。車子動了幾步，嘩地一個前輪呼嚕呼嚕地滾進山谷去了。

珀：這就是咱們婚姻的真實寫照。

阿爾曼優楞楞地看着發白的路面，激動得冒着汗。馬麗安像個局外人，一直坐在我們車子的駕駛座上。兩個年輕人坐在路邊。我們每個人都有點不知所措了。

伊：我看沒有什麼好辦法了。這位太太和這位先生非得同我們一起坐到最近的加油站了，到那裡你就可以打電話找人幫忙。

阿：別勞煩你們了，我們可以痛痛快快地散個步。是不是？珀莉。

珀：用尊腿。我的天，那真是天曉得。

阿：以她痛快的方式來說，她剛才的意思就是說謝謝諸位了。

靜靜地我們爬上車，車子忽然開就擠得滿滿了。（馬麗安開車，我坐在她旁邊。阿爾曼先生和他太太坐在摺疊座位上。三個年輕人坐在後座。）阿爾曼用口哨柔和地吹着流行歌，但很快地又沉默了。誰也不想談什麼。馬麗安很小心地駕駛着。

突然，珀莉竟哭起來了。她先生小心翼翼地用他的手臂環圍她的肩膀。但她把他推掉，隨着掏出一條手帕，用手抓破它。

阿：我一向不知道我太太真哭或是在演戲。他媽的，我想這是真的眼淚了。好啊，死神來臨的時候就像這個模樣吧。

珀：你不能閉上嘴？

阿：我太太有非凡的想像力。差不多有兩年工夫，她讓我相信她真得了癌症。還用各式各樣想像的症狀使我所有的朋友操心。儘管醫生找也找不出個任何病狀。但她就這麼有說服力，說得我們相信她比相信醫生還來得厲害。聰明絕頂，我們得承認。她的想像力真是賽神仙了。你看，她現在是怕得要命在哭呢。可惜我們沒有一架電影攝影機。打燈！動作！攝影！這是在「拍片子」，就像電影圈所說的。

馬：不難了解，你是傷透了腦筋，阿爾曼先生，你乾脆不理你太太一陣子如何？

阿：女人的眼淚是為女人而有的。不必批評女人的眼淚；它們是神聖的。你是美麗的，親愛的小姐，不管你的名字叫什麼。然而，現在珀莉開始有點難堪了。這就是為什麼你經得起防衛她。

馬：容我以不同的理由對你太太寄予同情。

阿：妙極了！你似乎還沒有完全變得歇斯底里。但是珀莉是歇斯底里到家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馬：你是一個天主教徒是不是？你太太剛才說過。

阿：一點兒沒錯。這就是我忍受的方式。我作弄我太太，我太太作弄我。她有她的歇斯底里，我有我的天主教。但是我們還需要彼此作伴。就因為在純自私的情形下，所以到今天我們還沒互相謀殺。

珀莉轉向她丈夫，打他一記耳光。他的眼鏡掉了，幸好他剛拿下來沒掛在鼻樑上。他的大鼻子腫起來了，血也流出來了。他那青蛙似的嘴巴癢癢地抽動着，就好像他已瀕臨掉淚邊緣。但他立即自我控制，掏出一條手帕子壓覆着鼻子，以擋住鼻血的流出，眨眼笑一笑。維克多向前俯身，檢起他的眼鏡，慢吞吞地交還給他。

阿：打得好。這就是所謂的「一休止符」，可不是嗎？哈……哈！這是很滑稽嗎？如果我有個馬鍊，我就可以量一量我這鼻子流血多久。

珀：（尖聲大叫）閉嘴！閉嘴！閉嘴！

馬麗安臉色變得蒼白。煞着車，慢慢停下車。

馬：或許這是殘酷的真理，或許這只不過是所謂的洩洩氣。但是，我們車上還有三個孩子，爲了他們的緣故，容我請這位女士和這位先生立刻給我下去。在後面有間房子，他們可能有電話。走這段路還不致於太費力。

馬麗安說完話，沒有一個人作聲。司丹·阿爾曼一句話也沒說就下了車。他的臉微呈灰色，他的鼻子還流着血。他太太看看我們，突然勇敢地想說幾句良心話。

珀：假如你們能夠的話就請原諒我們。

於是珀莉就下了車，站到她先生旁邊。她先生背向我們，他拿出一把梳子和一面小鏡子，在梳理他的頭髮。他太太搶去他那血跡斑斑的手帕在擽着鼻涕。於是，她碰碰他的手肘，而他突然變得很累的樣子，垂頭喪氣的。他們在路邊靠坐在一起。看起來他們像是兩個挨了罵坐在屋角的小學生。

馬麗安開動車子，我們很快就遠離了這對莫名其妙的夫婦。

格拉那和佛士克瓦那之間的加油站，座落在小丘之上。望過去，是一片廣闊美麗的綠色風景畫。我們停下來加油，並決定再往南走幾公里，到一家客棧吃中飯。

當我再看到這地方時，真是感慨萬千。第一，因爲我初次行醫就在此地（出乎意表的，我這一呆就

呆了十五年；我承繼了當地醫生）。其次，因為老邁的家母就住在鄰近不遠的一間大房子。她現在已有九十六歲高壽，即使這幾年她到處走動的能力已大大減低了，但她老人家康健的身體和充沛的活力，一般人還是認為是個奇蹟。

加油站的主人是個身材高大，金髮回臉的男人，他還有一雙不尋常的大手和長臂。

愛克曼（以下簡稱愛）：啊哈！醫生開車出來了。要裝滿嗎？好，好，就這樣。這幾位是孩子和孫子，我知道。您有油箱的鑰匙嗎？醫生。

伊：你好，亨利克。你認得我。

愛：認得！醫生，我生下來的時候您在的嘛。後來您又接生了我幾個弟弟。敷我們傷口，還時時照顧我們，您在這一帶行醫的時候，一向這樣照顧我們。

伊：一向好嗎？

愛：再好不過的了！我結婚了，你曉得，我後繼有人了呢。（叫）伊娃。

伊娃從加油站出來。她是個小妞兒，像吉布賽人，烏黑的、長長的、濃密的頭髮，還有那高貴的微笑。她已有身孕。

愛：你來拜見柏格醫生本人，這位就是媽媽爸爸以及這一帶的人一直在提起的那一位。世界上最好的醫生。

我看看馬麗安，她站在一旁。她略帶有幾分嘲弄的誇讚，並彎了一下身子致敬狀。另一方面，這三個年輕人沉醉在他們有趣的爭論中，並且不時往這邊看看朝那邊望望。伊娃走上前來和我握手。

愛：我提議我們的小孩子就給他取醫生的名字。伊沙克·愛克曼做爲首相的名字滿好的。

伊娃（以下簡稱娃）：但是生了個女的呢？

愛：伊娃和我就生男的。您加油也要加水嗎？

伊：是的，謝謝你。令尊好嗎？雖然他有背痛。

愛：很好。他老人家背痛比以前厲害了，您知道。而家母是很疲勞轟炸的。

他肯定說出了最後一句話。當我們扒着看量竿，看看是否需要加油，是的，我們是需要。

愛：那您們現在就要去拜見老太太囉，呃？醫生。

伊：我想是吧。

愛：她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令堂至少也該有九十五歲高壽了吧。

伊：九十六。

愛：哦，哦，是這樣子。

伊：一共多少？

愛：伊娃和我希望這個能免費服務。

伊：不，這我不答應。

愛：別看不起我們了，醫生！我們雖然住在格拉那這個小地方，但這點事我們還做得起哪。

伊：這不算什麼理由可以給我出這汽油錢。我很感激你們的誠意，但是……

愛：人總不能健忘的呀，醫生。一個人可不能忘恩呀，而且世界上就有很多事你沒法回報的。

愛克曼有點認真起來，而我却有點感傷起來了。我們彼此非常感動地相望著。伊娃走上幾步站在她丈夫身邊。她穿着紅色的衣服，在陽光下側看，她笑得儼然像她衣服上的大草莓。

娃（像回音似的）：不，我們不會忘記。我們不會忘記。

愛：只要問問鎮上或山區這一帶的人，誰不記得醫生，誰不知道醫生為他們做過什麼？

我東張西望，馬麗安不見了。不，她上車了。這幾個年輕人還忙著討論個沒完。

伊：或許以前我該留在這裡。

愛：我不瞭解。

伊：什麼？你說什麼？亨利克。

愛：您說您該留在這裡，醫生。

伊：我這麼說了？哦，或許說了。總之謝謝你們了。寫信給我，我好來做新出生的小愛克曼的教父。你知道在那裡可以找到我。

我和他們握手之後就告辭了。馬麗安叫攏三個年輕人來，於是繼續我們的行程，以便到一家客棧休息。

午餐很美好。我們在露天陽台擺上大桌子，瓦爾敦湖最優美的景色盡收入眼裡。服務生領班是我以

前的病人，服務得體貼入微。

我變得生氣蓬勃，我得承認。我告訴三個年輕人有關我在這地區當幾年鄉下醫生的故事。我還告訴他們一些幽默有趣的奇聞逸事，這裡面很有人情味。我蓋得相當成功。（我不認為他們只是禮貌上的笑罷了）我邊喝葡萄酒邊吃東西（這些東西佳極了），而且還在咖啡裡頭搽了點白蘭地。

安德斯突然站起來，開始了充滿感觸和天才的演講。

安：噢，賞美的事物在各個面顯示造化之美，則這永恆的泉源該是何等的美。

沒有人認為應該嘲笑他。他立刻坐下來，很尷尬地一股腦兒喝光他那杯咖啡。沙拉打破了沉默。

拉：安德斯將來會當傳教士，而維克多會當醫生。

維：我們有過約法三章，整個旅途中不討論上帝或科學。我認為安德斯那富於詩情的發言，違背了我們的約定。

拉：噢，太棒了！

維：而且，我不能瞭解一個現代人怎樣能變成一個傳教士。安德斯又不是個大白痴。

安：我告訴你，你的唯理主義是不可理喻的無聊事兒。而且你可也不是個白痴。

維：我認為現代——

安：我認為——

維：我認為一個現代人，由他眼睛就可洞察人生的意義，並且相信自己和他肉體上的死亡。其他的事都是無聊的，沒意義的。

安：而我認為現代人只生活在你的想像之中。因為人以恐怖的眼光來看死亡，而無法忍受他的無意義。

維：好。宗教是為人設的，鴉片是為疼痛的肢體而有的。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拉：他們不是很妙嗎？我總是同意最後發言的人。這可不是極有趣的事嗎？

維：（生氣）當你孩提的時候你相信有聖誕老人。而今天你相信有上帝。

安：而你却經常因奇缺想像力而痛苦。

維：您認為如何？教授。

伊：親愛的孩子，無論我說什麼，你們都會以諷刺的心情接受我的意見。這就是爲什麼我一直保持緘默。

拉：想想看，你們是多麼不幸啊。

伊：不，他們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馬麗安笑了笑並點燃我的雪茄。我向後靠着椅背，睨視在枱桌陽傘之間灑下來的光綫。當我開始朗誦時，這兩個年輕人看來似乎頗爲驚奇。

伊：『我到處尋覓的朋友在那裡啊，黎明是寂寞和憂傷的時辰，當黃昏來臨的時候，當黃昏來臨的時候……』接下去是什麼？安德斯。

馬：『當黃昏來臨的時候，我還在渴望期待。』

安：『雖然我的心在焚燒，焚燒。我看到祂榮耀的痕跡……』

拉：您是很宗教的，是嗎？教授。

伊：『我看祂的榮耀和權能的痕跡，在每一粒穀穗和花香之中……』

馬：『在萬物的生息之中，祂的愛在那裡，祂在夏天的微風中微聲低語……』

（靜默）

維：做爲一首情詩的話可不太壞。

拉：我現在變得非常嚴肅了。我可以毫無理由的就變得非常嚴肅。

我從桌邊站了起來。

伊：我想去拜見家母，她就住在這附近。你們可留在這裡盡情尋樂一會兒吧。我很快就回來。

馬：我可以和您一道去嗎？

伊：當然。再會吧，年輕朋友們。

我的心情很好，覺得很愉快。突然，馬麗安挽着我的手臂走在我身邊。在穿越馬路時，我輕拍她的手。

這屋子四圍是古色古香公園似的花園，外面環圍上一道一人高的圍牆。裡邊靜悄悄地，每件東西都

有點不像是真。天陰沉沉的，灰色的光綫刻劃出大地的輪廓，就像是古老劇場中的一幅細工畫。

在一間小小的圓會客室中，盡是陰森的灰色燈盞，裝飾房間的是亮色的精細傢具，一個上了年紀的護士穿着制服坐在那裡刺綉。在她坐椅旁邊的地毯上，一隻肥胖的白色卷毛狗，睡眼惺忪地望我們一眼。當這個護士看到我們時，立即站起來，很有禮地微微一笑，向我們問好，並和我們握手。她自我介紹名叫伊利沙白姐。我悄悄地問她，家母一向好嗎，現在來拜見她老人家方不方便。伊利沙白姐說珀格夫人安好，她一定很樂於看到我們來拜見她，因為她常常覺得孤伶伶的。我就告訴她，很不巧，我沒能够常常來拜見她老人家，因為路途遙遠，來往不便，伊利沙白姐說她能了解。在這悄悄地相互寒暄之後，她叫我們稍候一會兒，就消失在隔壁的房間去了。這肅穆的環境使得馬麗安有點緊張，於是，從她那壓扁了的皮包中掏出一支香煙就要點火。

伊：請別抽煙。媽媽很討厭煙味，而且非常敏感。

就在這時候，伊利沙白姐出來告訴我們說歡迎我們進去。

這房間稍爲顯得小一點，而且奇里古怪的，但天花板却很高。牆上懸着一些名貴的圖畫。幾個門板上都糊着厚重的壁布。在房角上有一個高高的瓷製火爐，裡邊還有火。在這房間唯一的窗子邊，立着一架不相襯的桌子，它和整個房間的其他傢具很不調合。母親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她幾乎全身都穿黑的，頭上戴着一頂飾花邊的小帽。她忙着在填寫一本大的藍色帳簿。當她看出是我，立即從坐椅上站了起來（雖然有點困難）一小步一小步移過來；她一脚跟一脚挪過來，就像是腳不着地似的。她濕熱地微笑，伸出雙手來歡迎我們。我握住她的雙手，以兒子敬母之禮吻了她。

母親（以下簡稱母）：我剛打了電報給你，今天我正想着你。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而你就來了！

伊：是的，我有靈感，媽！

母：站在後邊的是你太太嗎？伊沙克，你叫她給我出去，我不要跟她講話，她，我受够了。

伊：媽，親愛的，她不是嘉琳。她是伊瓦德的太太，我的媳婦馬麗安！

母：好，那麼她可以來這裡向我請安。

馬：您老人家好嗎？柏格夫人。（行屈膝禮）

母：我從照片上看過你。伊瓦德拿給我看的。他因你的美貌沾沾自喜，頗爲自豪的。噢對了，你怎

麼這樣子出來旅行的？

馬：我到斯德哥爾摩去訪問的。

母：你怎麼不和伊瓦德住在家裡，照顧你們的孩子？

馬：我們還沒有孩子。

母：今天的年輕人可怪了，我懷了十個孩子。那邊那個大盒子誰給我拿過來吧。

她指着椅子上的紙板盒子。馬麗安拿過來放在她老人家面前的桌上。我們倆幫着打開盒子。

母：我母親以前就住在這個房子。你們這些小孩子常來這裡。你可記得？伊沙克。

伊：我記得很清楚

母：在這盒子裡邊有你們的一些玩具。我常常在想，那個玩具是那個。

母親迷惘地看着盒子裡邊，就像是要在玩具和其他各種東西之中看到她的孩子們。接着，她搖搖頭，抬起眼來看着馬麗安。

母：十個孩子，剩下伊沙克一個，其他的都死光了。二十個孫子。除了伊瓦德一年來拜見我一次以外，再沒別人來。那也罷了——我也不怨誰——但我有十五個曾孫子從來就沒見過面。每年我要寄出五十二封信和禮物，祝賀他們的生日和結婚紀念日，我就只收到「謝謝您」的便函，而就沒有有人來拜見我。除非是發生了意外，或什麼人需要借錢了，當然，我厭倦透了。

伊：別這樣想，親愛的媽！

母：而且我犯了一個過錯，那就是我老不死。遺產的繼承並沒照聰明人打的如意算盤那樣子。

她譏諷地一笑，搖搖頭。於是她從盒子裡邊抓起一個洋娃娃。一個舊的洋娃娃，一頭金髮，盜做的臉（臉上有些抓痕）穿一件漂亮的有花邊的衣服。

母：這個洋娃娃的名字叫「金冠」，是希格甫理的。她八歲的時候得到的。我還爲這個洋娃娃親自縫製這件衣服。她一向不太喜歡這個洋娃娃，所以夏洛就接收過去，由她來照顧。我記得清清楚楚。

她將洋娃娃拋回去，撿起一小盒子亮色的錫兵，用尖細的手指伸進去。

母：哈巴德的錫兵。我從來就沒喜歡過他的戰爭遊戲。他去獵鹿的時候被射死。我們彼此從來沒

了解過。

她以平淡的口氣說完了這些話，一點也沒有帶點感傷。她把這些錫兵丟進盒子之後，又取出一張照片。

母：你看得出來這是誰嗎？這是西格弗烈，那時候他三歲你兩歲，這是爸爸，這是我。我的天，那時候竟是這個樣子。這是一八八三年照的。

伊：我可以看看那張照片嗎？

母：（冷冷淡淡地）：哦當然，你可以看。那只不過是張廢紙。這裡有本顏色本子。這可能是雙胞胎的，或是安娜的或是安妮利嘉的。我真不曉得這是誰的。他們個個寫上自己的名字。而且上面還來個什麼「我是安娜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安娜寫着「我愛安妮利嘉」。而克莉斯汀娜說：「全世界我最愛爸爸」。布姬達加了一句說：「我要跟爸爸結婚」。這可不是很有趣嗎？每次我讀到這些總是笑個不停。

馬麗安從她手裡接過這本本子，翻開來看。有的寫了些字句，有的塗上強而有力的顏色。這房裡的光綫漸漸晦暗了，因為外邊的天色已慢慢轉黑了。在遠處有隆隆的雷聲橫過天空。母親撿起一件玩具火車頭，拿近來仔細看。

母：我想這是下亞民的火車頭，因為他就是那麼喜歡火車頭啦、馬戲啦，這些玩意兒。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他會變成演戲的。我們常常爲這事吵嘴，因為我一直要他有個正當職業。我是對的。他並沒做到。我告訴他多少次。他不相信我，但我還是對的。不必多囉嗦了。這裡不冷嗎？這個火不怎麼暖。

伊：不，並不特別冷。

她的頭轉向外邊那漸漸變暗的天，樹蔭沉陰地立着，就像是埋伏在那裡似的。

母：在我所能記得的範圍內，我就常感覺到寒冷。這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醫生當知道爲什麼，大多是在胃部這裡。這裡。

伊：您低血壓。

母：要不要叫伊利沙白姐給我們泡杯茶，我們好坐下來談談？或是不……

伊：不，謝謝您，媽。我們不想再打擾您了。我們剛吃過午飯。而且我們還得趕路，沒多少時間。母：等一下。希格甫理的大孩子就要五十歲了，我想把我父親的舊金錶送給他。這個遲緩的錶還能送他嗎？要給那樣東西都有的人選個禮物可不簡單。但這個錶很精緻，而且說不定可以修好。

她熱切地，像要找什麼似的看看馬麗安再看看我，又回去看看馬麗安。她打開了這個舊金錶的蓋子，黑色的錶面瞪着我。我立即想起今天清晨的夢：空無一物的錶面，我自己那失去指針的錶，柩車以及死去的我。

母：我記得當希格甫理的兒子剛出生的時候，睡臥在避暑別墅那紫丁香花涼亭下的籃子裡。現在他該有五十歲了。小表妹沙拉總喜歡在旁邊照顧他，搖他。她後來嫁了西格弗烈，那不好。現在你們該走了，你們好有時間去辦事。你們來看我非常感激。但願我們還能再見面。代我向伊瓦德問安。再見。

她伸面頰過來，我彎下身吻她。她那面頰很冷，但却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柔和，而且那滿臉都是細紋。馬麗安屈膝行禮，母親給她作了個手勢微微一笑。伊利沙白姐開了門，就像是剛才聽了我們的談話。幾分鐘後我們已步出在灰色日光之下，它那刺眼的銳利光綫刺傷了我們的眼睛。

馬麗安再度挽着我的手臂，當她這樣做時，我滿懷感激，面對這個文靜、獨立的少女，她的臉那麼坦誠，就像是局外人似的。

當我們到了那客棧時，那些年輕人已不在那裡了。女服務生告訴我們，那位小姐在車子裡等我們。服務生領班站在旁邊鞠躬如儀，低着頭，就像是他的老毛病胃潰瘍又復發了似的。

沙拉靠在車子，看起來欲哭似的。

馬：安德斯和維克多呢？

沙拉手一指，沒說半句話。斜坡下邊，兩個男孩子在那裡怒目相對，臉上一副暴怒的表情。兩個人好像隨時會向對方出惡言似的。

沙：你們走了之後，他倆繼續談論上帝的存在。最後他倆都惱火了，就吵起來。安德斯就抓着維克多的手臂想扭斷它，而維克多就說爲了上帝存不存在來爭吵是多麼無聊。於是我就說他們可以暫且把上帝的問題擱下來，多關心我一些吧。而他們就說我應該閉嘴，說我不瞭解這是原則的爭論。於是我就說不管上帝存不存在，他們是令我失望討厭的。於是我就走開，而他們就跑下山坡那裡解決去了，因爲他

倆都堅持說對方傷了自己內心的感覺。所以他們現在就要把這筆帳算清楚。

馬麗安擺出一副很明智的表情，走下去要息止這兩個爭吵的青年。我上了車。沙拉以羨慕的眼光目送着馬麗安離去。

沙：這兩個年輕人您最喜歡那一個？

伊：你最喜歡那一個？

沙：我不知道。安德斯會變成一個傳教士，但他比較像個男子漢而且熱情，您知道。但是怎麼可以做傳教士的太太呢！而維克多也有他可人的一面，您知道，維克多是無可限量的。

伊：那是什麼意思？

沙（累累地）：醫生可以賺更多的錢。去當傳教士簡直是太落伍了。但他變腿健壯，脖子堅強。但是一個人怎麼能靠上帝呵！

沙拉嘆了一聲，我們就沉入個自的思潮中了。

馬麗安從山坡下上來，帶回兩隻剛剛調停了的鬥公雞。她坐上駕駛座，就又繼續我們的旅程。

蒼白的太陽光照射在藍黑色的雲彩之上，高掛在暗淡微微發亮的瓦特恩湖湖面上。陣陣的微風打從旁邊開着車窗吹進來，但我們毫無涼意。在南方，夏日在天空中橫劃一綫細痕。因為風雨欲來，再加上佳餚美酒，已使我昏昏欲睡。我默默地慶幸有馬麗安在身旁做我可靠的司機。安德斯和維克多鬱鬱不樂靜靜地坐着。沙拉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着呵欠，眨着眼。

我沉入睡鄉。但在瞌睡中，我被夢和想像追逐不捨，那像是非常真實而又使我感到極度的羞辱。

我按着事情發生的先後依次記下來，而且對其可能的含意不做絲毫批評。以心理分析理論來解說夢對慾望的實現，無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看法，我一向未曾特別熱心過。但我無法否認，在這些夢中是有一點警惕性的東西，這些警惕在我意識中成長，而且隨伴着殘忍的決定埋入我心深處。

我發現最近幾年來，很容易墮入朦朦朧朧的回憶和夢境之中。我常懷疑這是年紀老邁的徵象，有時候我還自問這是否是向死亡漸進的前奏。

我又發現自己在童年的野草莓圃上，但並非我獨個兒。沙拉也在。這次她臉朝向我，凝視我好一會兒。我知道我坐在那裡看起來又老、又醜、又可笑。退休老教授即將去接受「銀禧榮譽博士」。最可悲

的事是，沙拉雖然以悲痛和貫穿人心的聲調對我說話，而我却無法回答她。只能口吃地，斷續地說出兩個字眼。當然，這使我的夢更爲痛苦。

在我倆之間，有一盛滿野草莓的編織籃子。包圍着我們的是奇異、靜止的黃昏，充滿着重壓的無光彩的期待。沙拉彎着身子向我，說出一些難以捕捉的低沉的話語。

沙：你照過鏡子沒有，伊沙克？你沒有。我讓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樣子。

她從盛草莓的小籃子裡拿出一面鏡子讓我照照臉，在微光中看到一張又老又醜的臉。我小心翼翼地推開這面鏡子，我發現沙拉的眼眶中含着淚水。

沙：你是一個苦惱的老人，不久就要去世了。而我前面還有美好的一生……噢，現在你生氣了。

伊：不，我沒生氣。

沙：不，你是生氣了，因爲你無法忍受去聽事實。而這事實就是我太體諒別人。一個人很容易變成無意的殘忍。

伊：我了解。

沙：不，你不了解。我們說的風馬牛不相及。你看看鏡子。不，不要看別的地方。

伊：我知道。

沙：你注意。我就要嫁給你哥哥西格弗烈。我和他彼此相愛，整個事兒就像是一場戲。瞧瞧你的臉。微笑吧！好，你現在微笑了。

伊：這傷了我的心。

沙：你，一位名譽教授，應該知道爲什麼會傷害你的心，但你却不懂。雖然你有那麼高深的學問，實際上，你什麼也不懂。

她摔掉鏡子，破了。風開始在林間吹起，從什麼地方傳來嬰兒的哭聲，她立即站起來，拭乾淚痕。

沙：我該走了。我答應照顧希格甫理的小孩。

伊：別離開我。

沙：你說什麼？

伊：別離開我。

沙：你口口吃吃的，我聽不清楚你在講什麼。而且你說什麼也無關重要。

我眼看着她往涼亭那邊奔去。這棟老房子覆在陰暗的黃昏中。她抱起哭泣的嬰兒，在她手臂中搖幌着。天色在海上已漸漸昏暗，大鳥在頭上盤旋，向屋子尖叫，突然顯得又醜陋又惡劣。在黃昏中，嬰兒的哭聲中，在黑鳥的尖叫聲中，有着不祥及險惡的東西。沙拉搖着小嬰孩，她的聲音，如歌似的，又遙遠又悲傷。

沙：我可憐的小孩，你該沉睡了。不要畏懼風在吹打，不要害怕鳥來叫罵，也不怕穴鳥和海鷗。不要畏懼大浪從海上滾來，我與你同在。我緊摟着你，不要怕，小孩。這樣的日子就要過去，沒有人能傷害你，我與你同在，我摟抱着你。

但她的聲音充滿了哀傷，淚水不停地從她面頰滴落。小嬰孩靜靜地，就像聽懂似的。我真想大聲呼號，直到我滿腔充血。

現在，我看到屋子的一扇門開着，有人站在那裡叫着沙拉。那是我哥哥西格弗烈。

她跑向他，把嬰孩交給他，於是，他們就在門裡消失了，他們又關上了門。

突然，我注意到風已靜了，鳥也飛走了不再盤旋飛翔。所有的窗戶都亮起了燈火。在地平綫上掛着一枚新月，鋼琴聲流滿了寂靜的草莓圃。

我走近去，臉緊貼在光亮的餐廳窗上。一台精美高雅的大桌子擺在裡面，沙拉坐在琴那邊彈奏着。她穿着高貴但却老式的衣服，秀髮堆梳在頭頂上，使她的臉蛋兒益發顯得很女人的而且很成熟的。西格弗烈進來了，他們立刻就坐到桌邊。他們歡笑着、談笑着，像是在慶祝什麼。月亮升起來了，屋子裡的景象因此漸漸顯得不清楚了，我輕敲着窗子，好讓他們聽到我的聲音讓我進去。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我；他們只沉迷在他們倆的歡愉中。

在窗上還有些玻璃碎片，我急切渴望引起他們的注意，竟割破了手。

走離窗口，月光猛刺我的眼睛，使我眼花撩亂。

聽到有聲音叫喚我的名字，於是，我看到門是敞着的，有個人站在門口，我認出來那是阿爾曼先生。他僵硬的向我鞠躬如儀，邀我進去。

他引領我走下短短的走廊，關上狹窄的門。我們進入一間四面無窗的房間，裡邊擺設着長椅，就像

是一間回形劇場。那裡坐着十來個年輕人，其中我立刻認出來沙拉，安德斯和維克多。在一道低矮的牆上懸掛一塊黑板，在房間中央的工作檯上擺着一具顯微鏡。

我認出來這是我一向在那裡講授綜合臨床課程和考試的教室。阿爾曼先生坐下來，並請我在桌子邊上的位子坐下。不一會兒工夫，他在查看一些報告書。聽眾仍保持緘默。

阿：考試簿帶來沒有？

伊：是的，帶來了。在這裡。

阿：謝謝您。

我把考試簿交給他。他迷惑地拋開。於是他俯下身來看着我好一段時間。然後，他向着顯微鏡那邊做了一下手勢。

阿：請您在顯微鏡中看標本，分辨出是什麼細菌。慢慢來。

我站起來，走到儀器旁邊調整了一下。但無論怎麼做，我看不到任何標本。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我的眼睛，一隻荒謬的放大的眼睛瞪着我。

伊：這個顯微鏡一定出了什麼毛病。

阿爾曼俯下身來看顯微鏡。於是，他很認真地注視我，搖搖頭。

阿：這個顯微鏡毫無毛病。

伊：我什麼都看不到。

阿：坐下。

我坐下來，含濕雙唇。沒有人動彈，也沒有人說一句話。

阿：請您唸這一段課文

他指着我背後的黑板。上面寫着些歪歪斜斜的大大的字，我費盡了力氣想要解釋這段文字：INK
A TAN MAGROV STAK FARSIN LOS KRET FATNE KASERT—E
MJOTRON PRESETE。

阿：那是什麼意思？

伊：不知道。

阿：哦，真的？

伊：我是醫生，我可不是語言學家。

阿：那麼讓我來告訴您，柏格教授，我告訴您，在黑板上寫的是醫生的第一職責。您可不知道那是什麼嗎？

伊：是的，讓我想一下。

阿：慢慢來。

伊：醫生的第一職責是……醫生的第一職責是……醫生的……噢，我忘了。

冷汗從我前額冒出，但我仍直直看着阿爾曼的眼睛。他彎下身子，以平靜、有禮的口氣對我說話。

阿：醫生的第一職責是「請求寬恕」。

伊：當然，我現在記起來了！

鬆了一口氣，我笑一笑，但又立刻靜下來。阿爾曼很厭煩地看着他的報告書，悶了兩個呵欠。

阿：而且，您有犯罪的犯罪感。

伊：犯罪的犯罪感。

阿：我注意到您還沒明白您的罪狀。

伊：當真？

阿：很不幸，當真。教授。

在我旁邊的桌上有一把水壺。我倒了一杯水，但潑出一點在桌上和書盤上。

伊：我心臟不太好，我是上了年紀的人，阿爾曼先生，我理應被善待才對。

阿：在我的報告書上並沒有提及您的心臟如何。也許您想要結束這考試？

伊：不，不，絕對不！

阿爾曼站起來，點燃那盞從天花板上以細繩垂吊下來的小燈。在小燈下面（很亮）坐着一位婦人，

她裹着醫院的病人衣服，腳穿着木拖鞋。

阿：請爲這個病人問病和診斷。

伊：但是這個病人死了。

就在這剎那間，這個婦人站起來並且笑了起來，就好像剛剛聽完一個大笑話。阿爾曼俯下身，在桌上，在我考試簿上寫了一些記錄。

伊：你在我簿子上記什麼？

阿：我的結論。

伊：那是……

阿：那是說您無法勝任。

伊：不能勝任。

阿：而且，柏格教授，您的罪狀是一些小的但無法忍受的嚴重過失。（伊沙克保持沉默）冷漠、自私、缺乏關心別人。

伊：不。

阿：這些罪狀是您妻子指控的。您想要您妻和您對質嗎？

伊：但我妻子已去世多年了。

阿：您以爲我在開玩笑？您可願意自動跟我來嗎？其實您毫無抉擇的餘地。來吧！

（待續）

風訊

■本期作品之中，最豐收的還是詩，老將新秀兼而有之。我們積極鼓勵新人，更盼老將長寫勿懈。

■紀小如的小說用了不少象徵手法，與一般「寫故事者」大大不同。我們所要求的，就是作者常有創新的表現。

■鄭百年和黃潤岳的專欄，一個寫秋，一個寫春，似有些巧合。

■由游亞畢來分析宋子衡的小說，該是最適合的人選。他們在寫作上是一對兄弟，瞭解頗深的。

■張瑞星最近很勤於寫評論的文字。在我們的文壇上，從事於這方面努力者非常之少，希望張瑞星及有志於此途者力拓荒徑。當然，這條路非常不易走，它所需要的與史家四長——才學識德——幾無分別。

■何乃健的散文集正在印刷中，是由棕櫚出版社出版，不日可以面世。

■因社員東分西散而沉寂許久的犀牛出版社，最近再籌出一部犀牛散文選集，列為犀牛叢書第五種，就快付印。

■南洋大學詩社已獲新加坡內政部批准正式成立，目前社長由黃繼豪擔任。該社六月份將出版詩刊「紅樹林」創刊號，希望詩作者投稿。

■溫任平主編「大馬現代文學選」，目前亦在積極籌備中。

■台灣聯合報舉辦第一屆小說比賽，培植新作家，「海內外」華人皆可應徵。頭二三獎獎金各為新台幣五、三、二萬元，及入選佳作若干。作品以五千到一萬五千字為準，須為未發表者，七月卅一日截止，九月十五日揭曉。聯合報址：台北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信封寫「應徵小說」。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9 期 ● 一九七六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